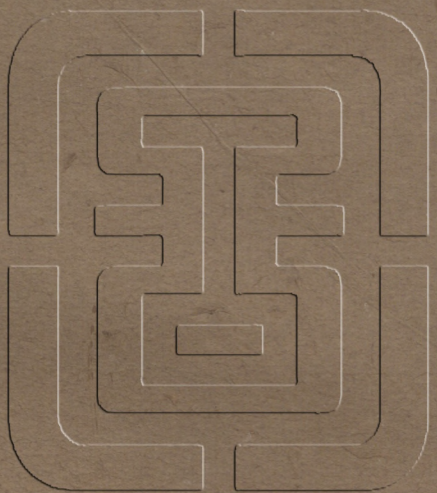


1439



金華黃先生文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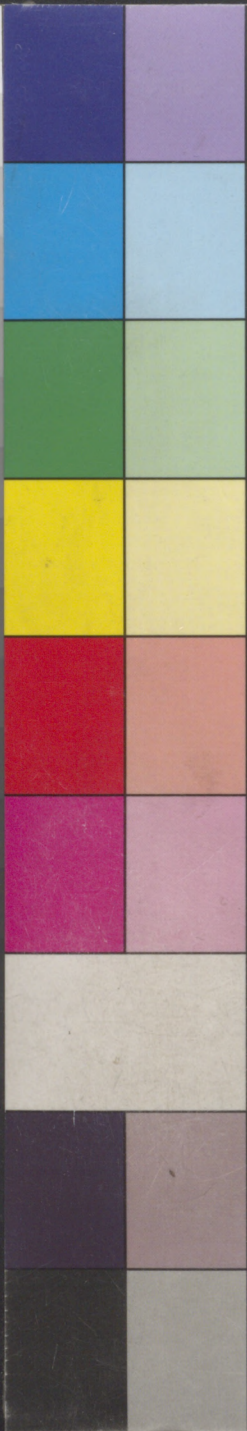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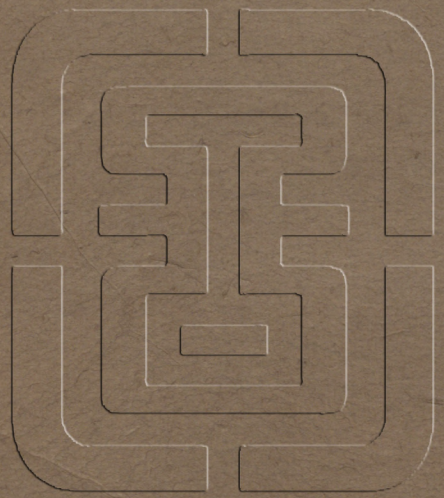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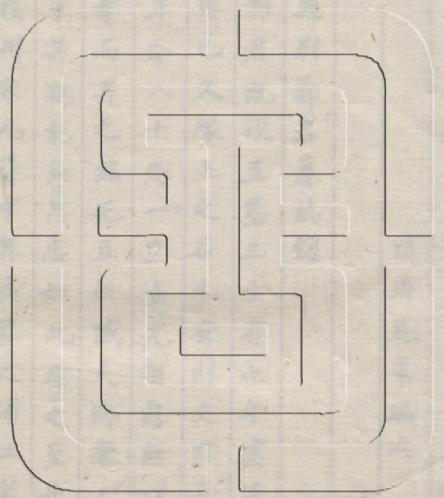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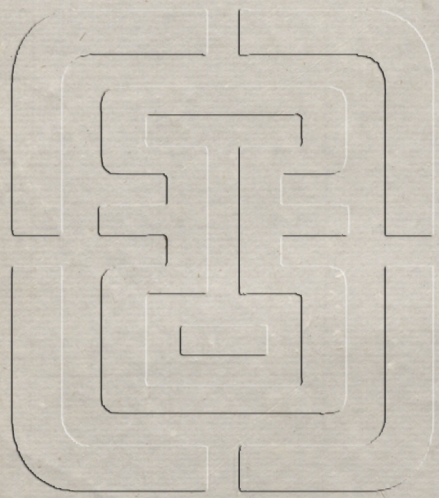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續葉三十四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既沒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太和乃以書來曰  
先君子之墓已久塚上之石未有刻文四子惟太和最長而獨  
後死太和年今八十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人于地下謹  
奉狀以請幸而昇之銘死且無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  
易忘太和于其親能無所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狀鄭  
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徙婺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  
淮為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淮之子曰煦曰熙曰  
照照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聞聞之子曰運運之

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于生業能使貧過其舊未始非富而不由禮農興必具冠服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事徵象山陸氏製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末國勢日蹙愚民幸變往往歎傳侶依山林投間竊發人罹其毒散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縛送有司集同里作砦柵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使者王公霖龍行部嘉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為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為辭不赴至元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民人乏食賴君以活者甚衆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揚州君无德珪抱

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姦狀自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而追之至揚州凡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墓廬于墓者再替兄子文嗣幼病瘵不良于行鞠之適于已子且為娶于名族君雖老語及揚州事猶為之嗚咽不已君廣額豐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其警款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晚忍喪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太和方效官使于鄱陽亟歸則始將屬纊太和輟歸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乃曠大德已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月二日太和等奉遵治命奉柩墓于家南二百步東明山娶黃氏子男四人長即太和某官次文泰文厚又次文彝女一人適嚴權孫男九人銳欽鑾鍾鉅鉅鉞鉞銘女三人適洪興黃譽金華張

志道曾孫男二十二人源深漢泳洵洪淵混洪瀛洪濬洪得澧  
洧滢淦濁沂瀹潞女九人適周宣張善應洪廉洪蓮義烏王剛  
金華應隆韓觀其二許適洪享東陽蔣嘉亨玄孫男三人棟楨  
棧初君之高祖始合其族同居而共食傳之再世續承惟謹連  
君復考舊規擴而大之文嗣及太和兄弟又能率群子姓修其  
業而不墜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仁  
人君子推其親親之心以及于民物者固多矣有如君家代不  
乏人迺續其遺體于無窮者幾希銘以彰君之德亦以勗其嗣  
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東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曰孝與悌  
軫夫顛連雖死弗辟君材則多宜有位序排患解難而卒無取  
沈義聲撼于州邑有仇其門子孫藝藝孰云君子其澤五世

勿替引之是在來裔

穀城縣尉蔣君墓誌銘

故將仕佐郎襄陽路穀城縣尉蔣君諱吉相字迪卿其先以國  
為氏代有聞人系序可見者唐吏部員外郎曰則則之子曰勳  
仕吳越為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家于婺之東陽勳三子  
其仲曰承郢承郢之子曰駟由駟八世至君之大曾父諱頴又  
卜居縣南之橫城大父諱天虞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沐特  
達多材智推先志立義塾延時之鉅儒尚書侍讀方公達辰以  
為之師後進賴其淑父率為佳士里人孫私丞德之時宰賈魏  
公侶道客也城其得士譽諸于賈復使人怵以禍福俾獻其所  
蓄珍玩之物弗為動則中以飛語坐徙廬陵賈以誤國獲罪去  
乃得自便逮

世祖皇帝統一海內簡拔南士可官使者江東宣慰使左丞廉公以其名聞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年已踰六十謝病而歸終身不復出君幼警敏年十一罹寇難能以計免宗黨咸奇之暨成人循循雅飭晦迹林泉間以溪逸自號示無仕進意會廉公之壻平章政事孔公宣慰浙東廉公念主簿公不置屬之訪其子若孫孔公一見君深加器重居館下未幾而孔公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尋被召遂與俱北上時廉公已捐館舍孔公以見

成宗皇帝有

旨令備宿衛君馳驅兩京侍

上起居服

御以恭謹數被稱獎孔公攸命以官而廷議有不合弗果用君將南歸值

仁宗皇帝入定內難正位東宮因留事焉時初置利用監權君

為其知事特下令昇承事階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亡何以使事乘傳聞中惑瘴癘成疾還過蘭溪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歸疾稍間將遂退休以就閑息適上既登極春坊寮屬並以恩起遷有單被者君為知事時所任佐史也亦得儀封尉君已陞朝官品在第八乃止調君殺賊尉階不過初品人皆以銓曹失其平謂君盍自陳君曰此上命也敢計其崇卑耶即日就道其縣長官故給事于省聞亦嘗獲與君齒一旦為寮而君頌位其下恒不自安事無大小必咨于君兵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輕生而喜鬪其不能自業起而盜焉者尤衆舊以主簿兼警曹政既不專入益以慢至是設尉君首為之鎮之以靜糾之以嚴俗為變而盜亦衰息民有訴仇家縱火者君呼隣者訊之曰火自內出乎抑自外入也皆曰自外入耳乃達其仇屏塗楚以情

詰之則惶恐具服其察理之明感物之誠又如此却使者聞之  
 欲辟置幕下君語人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奈何持文書  
 俯仰傾伺為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讀書不屑屑于章句而  
 能通其大義處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君  
 戴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一月卒已生君于廬陵寓舍故主  
 簿公以州名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旅殯廬陵餘四十年君每  
 語及之輒泣然泣下穀城書滿代者不至謀于故人金同曰奉  
 遷改葬是有著令吾將由漢入江汎湖以達廬陵子其護吾家  
 沿江東下同曰舟行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  
 而陸走衢信以往可也君如其言民知其去皆遮道請留委曲  
 勞遣久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將治行而前所患痔瘻之疾  
 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虛暢馬靡寧疾竟不可為以至治元年

正月丁酉卒于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他語惟戒其子女曰  
 汝能返塋吾生毋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子博士郁之  
 孫女逾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一人玄  
 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珣浦江  
 趙友瀄金華許元孫男四人元同允興允亨允昇女四人先是  
 玄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葬君仁鄉壽戴初里水齧其墓乃以  
 至元二年十月有二月乙酉改葬于乘驄鄉御史里夏山之陽虛  
 其位以為朱夫人之壽藏作祠堂于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  
 母曾氏祔食其別室仍卜地墓旁造窳穴俟戴氏之柩既返而  
 並瘞焉其改葬後七年玄始奉君壻李裕所為狀以銘來屬竊  
 觀君服勤先朝遭逢之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牒  
 外補俛首下僚尋常資格猶可序進而遽止于是小試之効雖

班班可觀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一也歿又無以振之于  
幽可乎庸弗讓而為之銘俾刻焉銘曰

士之用世恒係其逢乘提出或取顯融嶷嶷蔣君鱗攀附翼  
不自奮飛獨行其素雨露所為蔚于良材孰尸絕墨奪為衿  
有殞自天豈不謂命嗇不使年莫俟其定夏山鬱紆清淑所鍾  
兆茲新卜以寧君躬尚俾嗣人飲其福澤龍光是承貢于松柏

義武縣尉蕭君墓誌銘

元統元年冬十有二月甲戌新發州路武義縣尉蘭溪蕭君以  
疾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二君二子鑑鈺俱留杭京師距杭四千  
里再閱月間始通霜露草莽號走靡及君弟致祥是時為太尉  
府長史具衣衾棺物以斂于是太尉來歸賻士大夫知君者咸  
弔哭而相其莫遺莫輓引之事二子既迎君柩南還而卜地于

蘭溪某鄉某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莖奉臨海項君炯所為狀  
屬潘序而銘之按蕭氏由建安徙發之蘭溪者曰迪功府君譜  
失其名逮君六世矣曾大父曰果宋承信郎監臨江軍古城酒  
稅務大父曰化龍仕一國朝為登仕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  
龍頭塲監司丞父曰玉奉訓大夫紹興路總管府判官母何氏  
某官某之女君諱資字深之自為兒童時已嶷然如成人貌和  
而內有守事父母無子弟也過與之交重然諾特不喜拘曲士  
亦未嘗輕議人是非家故饒于貲承之以儉勤罔有廢缺然其  
待鄉鄰以思細人之家有捕租弗能償往往棄不責平居不溺  
意珍玩之物惟以古書籍法帖求售則直取之所藏書僅萬  
卷日誦率數千言下籌編至百乃止而墜家務少閒復挾冊莊  
誦雖祁寒暑雨弗輟教子必延名師非聖賢格言大訓不令接



于心目獨嗜為近體詩因勝日美景脩然意得輒于詩發之有  
雙溪小葉二卷藏于家君娶范氏奉議大夫泉府少卿宇之女  
子男二人長鑑次鉉女四人長適張堂次適莫維賢餘未行孫  
男四人溥浩演沔女一人初君少壯時恥為物役不及汲于祿  
仕閉閤却掃若將終焉或為君言前人所蘊積以封植乎祿庸  
者不可使揜過而弗耀君乃幡然而起以門陰自陳持文書詣  
京師赴吏部銓潛方竊食詞林官曹多暇日與君游款洽甚七  
何而潛以憂去間一歲聞君得調近地命下而君已不及待嗚  
呼悲夫微二子之請尚將以區區之文寓吾情銘固不得苟辭  
也銘曰

行乎遲々三年而飛名乎我隨如取如携縑籍既施乃隕壁圭  
泉疏壤夷考卜在茲前人之留後其收之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誌銘

君諱熹字華甫婺之東陽人宋宣和中睦寇竊發八世祖瓊聚  
民丁衛鄉并被州將命赴援有功得官尋以城中兵食不繼力  
戰而死里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元凱父諱文昌疏空雲處士  
無子弟文奎實生君年十五育以為己子處士兄弟素嚴毅君  
左右侍養各盡其道先意承志恒得其懽心于同產弟兩人友  
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  
費子姪化之靡有間言異時處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游有雋  
聲後二十年遣君兄弟受業石公之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靜  
專自持同門中推為高弟用舉者試憲府例當補縣教官隨牒  
赴儒臺初筮得浦江會朝廷欲重歸師儒之選俾職教一  
邑者悉改調于外省君解職以名列上俄又命更其法從宣闡

署置同時捧檄而至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間以舉子業自奮君獨恬于進取有司強以充賦試不合輒棄場屋家食者久之始分校于武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謂稍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遂復調台之天台用累考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豪民兩據山塘歸于學在天台預鄉薦者三人輟官俸斥私錢禮遣之募好事者捐田以助養士東湖創于里之大家事多綿絕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而毋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柩吾門戶勿使墜他則平日誨爾熟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六年十月四日塋所居西北二里某鄉某原娶劉氏子男二人日怡日愉女二人婿曰王濟川蔣世安孫男四人女四人

君貌癯而志傲儻自奉殊儉薄而客至館穀必豐膳必厚產不踰中人而輕財急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孤者衣食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飢鄰里不能自活者賑恤之故其善日積而家日耗歿後囊無餘貲廩無餘蓄父乃充塋諸孤既誌歲月納壤中仍踏門請予銘以揭于墓道幸予獲執弟子禮于石公與君為同門知君為深庸披誌所述參以予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孝子孜孝子文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衍居邑中者為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郊之梅岷邑居之族撥世科踐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數十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擇大患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其將致身華要又遭迴而不進甫露一命竟不及祿其不可哀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于嗣

人庶有以知其委社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軌之涂衆方疾驅長裾佩玉行之遲、與物委蛇世或謂迂  
銖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弗居載其榮光歸賁幽墟  
善積于家穰、所儲有謹其承其發必舒鸞翔鵠蓄亢其門閭  
惟銘有徵永世不渝

端陽縣尹致仕薛君墓誌銘

君諱觀字處靜姓薛氏家于慶元之鄞縣聚族千指同居合食  
者五世號為義門宋清照紹熙間里中數十百家再燬于火而  
先廬獨存人以為積善之報曾大父濂弗仕大父起之待補太  
學生父辰伯入皇朝以君故贈承事郎紹興路同知餘姚  
州事母畢氏贈宜人君讀書喜強記為文未嘗起草不妄交流  
俗而喜接引後輩生事雖儉薄親黨無依者必周卹之雅無意

于仕進自國家著取士令且十年足不踐場屋至治癸亥  
有司迫使就試遂名賢書同里上春官者三人其兩人並以進  
士教國子而君以特科分教平江之常熟州閭巷之人莫不以  
為榮秩滿遷杭州杭實東南一都會士風尤盛君為學官所講  
皆道德仁義之說金穀出納第持其大綱而理田土之冒沒完  
屋室之燹壞亦未始不盡心焉用累考補將仕郎主常德之沅  
江縣簿沅江俗淳古官府事殊稀簡尉偶缺郡俾君通攝之在  
官三載盜賊日益衰少君不自以為功吾求無媿其職謂此足  
矣援禮引年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致仕君既得謝而歸  
日與賢大夫士從容觴詠間絕口不及世事人見其耳聰目明  
方期以上壽俄感足疾以至元六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  
七十有六娶楊氏封宜人先五年卒子男一人憲女一人適楊

天祺孫男一人永年女一人未行至正元年某月某日憲遵治命奉柩葬于其縣翔鳳鄉之原前事逾重江抵于西湖寓舍以銘為請始予識君子鄭見其循循雅飭知為篤厚長者惜其韜晦之久遠出而小試已迫于老之將至而無所用其材為可憾也庸因其請而銘之曰

有待者時不鳴不飛翔而後集覽茲德輝其機則張所發也微不震以轟卒不大施鼓在而歌式全其歸掩石幽窈昭以銘詩

許村塲鹽司管勾謝君墓誌銘

故西浙都轉運鹽使司許村塲鹽司管勾謝君既歿且塋其子資深以狀來謁銘始予識君在京師長身美鬢氣充而志銳諸公貴人為其知己者多欲引援之然竟無所遇合匪牒調補而去以死嗚呼悲夫君諱瑞字信翁惟謝氏遠有世序其家于杭

於潛天目山之陽莫詳始所以徙曾祖敦祖宣皆有隱德父輔中歲募黃老氏建道院白鶴溪上自號鶴溪處士其卒時八十五歲矣援華大書十有六言端坐而化人疑其仙去云至順間朝廷募民入粟賑閬之飢處士素樂施與亞俾君輸粟五百石有司用例授以官非君父子始望也君初由橫浦塲鹽司管勾改吉安路永新州升鄉寨巡檢升鄉在萬山中群盜所出沒君不憚警捕之勞民賴以安到官甫三閱月俄有處士之憂服除乃得許村許村苦海水為害課比不登而私販又數為官府所累任令丞者畏吏議多自引去君既就職曰此理財之一事耳以公減私何事不可為是雖拘于法善用外法意為之可也未幾而謀日增羨茲民亦無所售其私亭戶有交訟者則委曲諭遣之事益以簡既書滿受代未及歸而屬疾以至元五年秋

七月丙子終于海寧州時和鄉長壽庵之寓舍享年五十有七  
庚辰返柩于家六年春正月癸酉塋于谷里沈村下塢之原娶  
阮氏子男三人長即資深平江府尋處財賦提舉司吏目次庭  
芝次庭珪女三人適孫璿膝初徐煥孫男七人鑄鏗銓鉷鏃鏃  
鎮女三人皆幼君事親孝初處士以父有危疾刲股和藥以進  
疾隨愈其後處士亦得危疾甚君刲股和藥如處士之奉其父  
而處士竟無恙治家有法閨門肅然遺其子受學于時之名師  
遂至于成人性質直不喜以機巧御物人有忤已初若不能平  
終亦不忿怒蓄怨也資深之來謁銘君兄石寶狀其行予未及  
為之銘而君兄亦卒嗚呼不久而可悲也夫銘曰  
謂不有時兮孰克而振之謂不有命兮孰遏而止之百年之積  
兮一朝而啓之不卒其施兮竟孰使之後有與者兮尚克嗣之

建德縣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環翁姓劉氏其先自登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東北之  
閭風山曾大父嵩宋文林郎昭慶軍節度判官大父應球宋迪  
功卽慶元府慈溪縣主簿父珪年十六入太學遂家于杭仕  
皇朝為進義校尉寧海縣東與等處海船上百戶母陸氏君生  
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悟絕人讀書至忘寢食母懼其以勞  
致疾禁弗與燈燭君竊篝火開窗隙坐必至四鼓年踰弱冠出  
從名師受春秋學取元統元年鄉薦會科舉事廢執其業不少  
懈若有待者遠

今天子更新歲政舉科復行遂以至正四年再薦于鄉登五年  
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縣事有在君弟子列而與君為同年生  
者曰文宣死于疫君經紀其喪事無所避因染疾遷寓門人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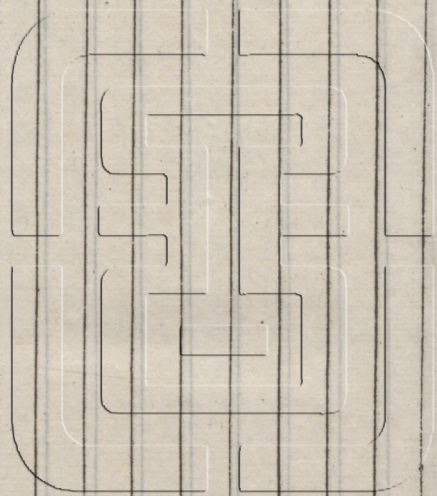
氏家而卒五月某日也得年四十有三君初娶費氏前若干年  
卒後娶頌氏合卺甫五日而君應薦北上費氏之勝方娠而未  
生也君卒之日手自為書奉束帛為母壽第言旦夕歸南未幾  
而廉氏家以其書與君樞俱至費氏勝之子邵祖生已兩月君  
不及知矣母與仲凡饒翁哀慟幾絕時進義府君歿已若干年  
猶旅殯于杭饒翁方啓其殯并君束樞返于寧海卜以某年某  
月某日塋某鄉某原且以狀來謁銘予筮仕寧海聞閩風山中  
有兩先生曰劉公某曰舒公岳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  
甚嚮往之而兩先生之不可作已久暨辱交于君乃知君于劉  
公為從曾孫舒公之子叔獻則君所從受業也木水本源有自  
來哉君為人介潔不阿然不喜臧否人物與之游者莫窺其涯  
淡其訓諸生于杭學具有師法識者多以遠大期之際逢聖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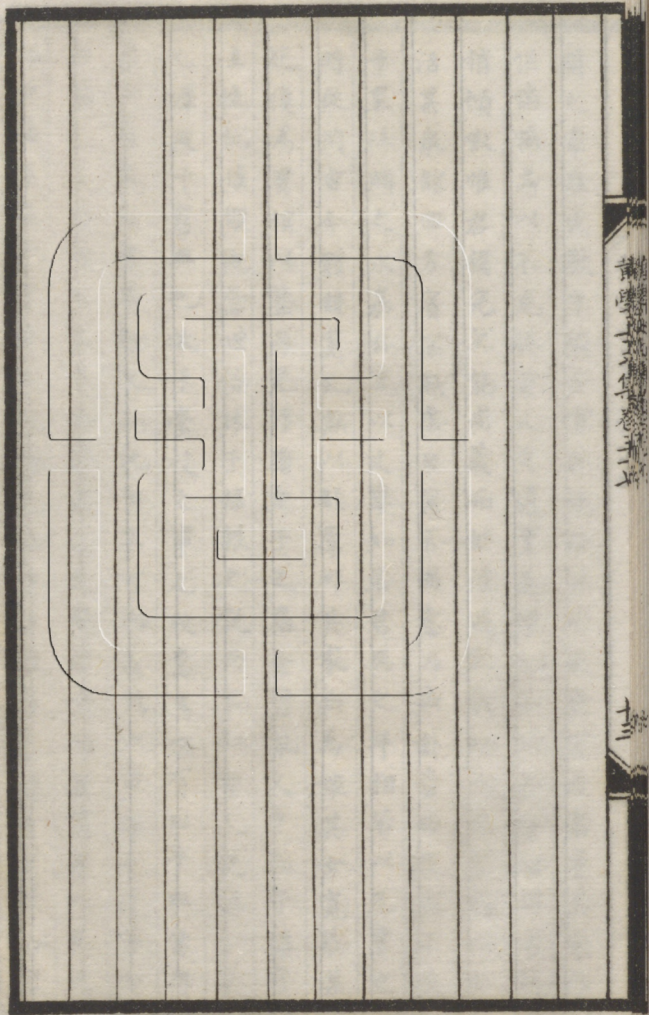
賢才彙進而君獨遠止于是可哀也已始進義府君有子年十  
二而夭臨終言我死當復為劉氏子後十年見夢于父母曰我  
至矣果再得子八歲而又夭後二年復見夢于父母曰父母撫  
我厚豈忍捨去已而生君遂取昔人識環事名之曰環而字之  
曰環翁其再薦也適感異夢乃以字為名曰環翁云銘曰  
不有時兮孰孰而拔之不有命兮孰天而關之得于彼而喪于  
此兮孰予而孰奪之毋倚門而嘯兮兒呱呱而泣靈之歸兮何  
嗟及死勉學兮天不忘往必復兮厚其昌

徽州路儒學教授陸君墓誌銘

君諱德原字靜遠姓陸氏平江長洲之甫里人甫里實唐虞士  
天隨子故居君蓋其後也曾大父邁大父文明父應祥母周氏  
君少知學治別室延宿儒與居與游左右書數千卷常乘間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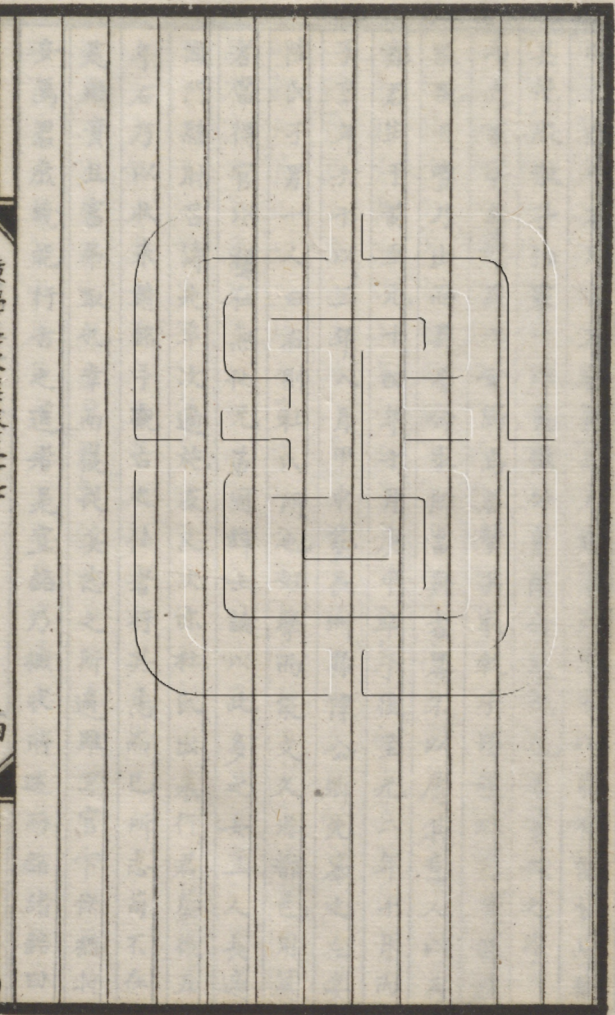
閱之家在民數中稱多貲自視欲然不敢與有力者爭其豪侈  
恒惴惴焉以不克保前人之遺業為懼已而同郡貲相埒者稍  
稍傾散惟君獨完然能尚義而好禮遇歉歲細人之家賴以全  
活甚衆館四方賓客無虛日莫不滿意而去訃音所及或不遠  
千里往賻之永嘉林寬以文學知名君與之年相若以兄事之  
時從問古今體詩寬死無以款厚卹其家而為嫁其女寬弟某  
死復為買棺以塋每見浮屠老子之居金碧亂人目而于儒宮  
往往就摧毀慨念世俗詠于福報之說而不知聖人道德仁義  
之澤被于窮無也故于學校之事尤致意焉族有田千畝當得  
君曰吾衣食幸有餘又補此田不可廢義孰以田歸之遺重幣  
迎儒先生為時所信重如陸君文圭龔君璠柳君貫者以為之  
師戶屨至無所容筆劄飲膳之物惟所須而具刻古靈陳公製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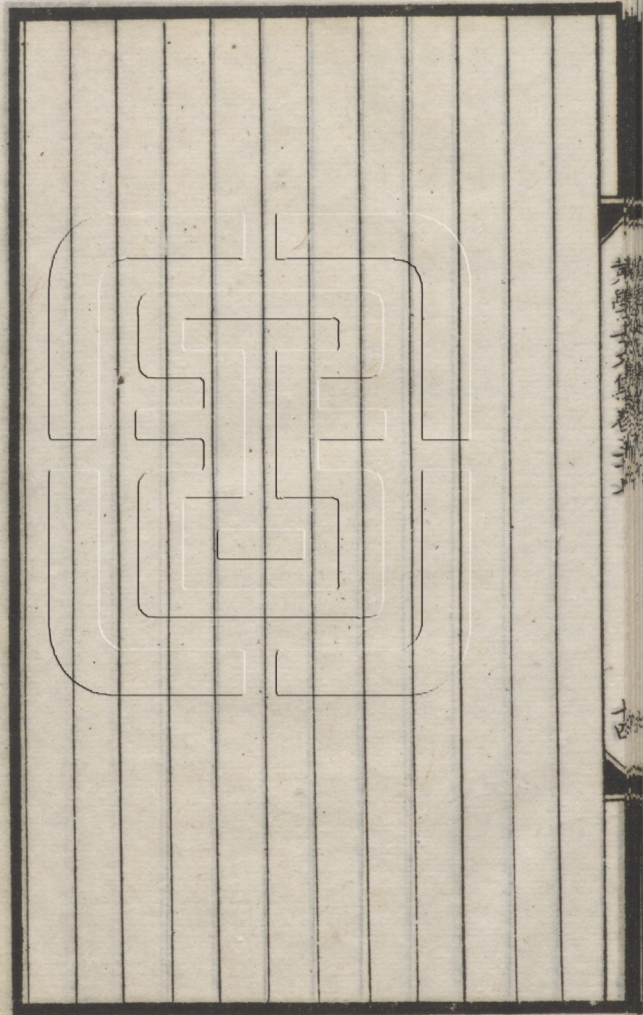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時立志已不凡言不妄發為人謀必以忠不以家有餘貲而華其冠服教子治家一以勤儉外舅陸公父執也君嘗從之學為吏事察君苛用以女歸焉君贊其家執手壻禮理家事惟謹家既日豐乃出而異居婦家所當與者畧不以屑其意人以為難君生于前至元十四年十月庚申卒于後至元二年十月丙子享年六十以三年八月甲申塋長洲縣陳公鄉先墓之左妻陸氏子男一人曰右則杜氏所也好學而能文久游都邑用薦者嘗得官以襁在無他无弟固辭士論以此多之女三人長適海門縣尉呂濤先卒次適施友又次亦杜氏出未行君塋後五年右乃以狀來請銘予觀古之仕者行其志而已所志苟不在是雖貴且富弗取也幸而獲從其志之所適雖卑官下僚猶將安焉君庶幾能行古之道者是宜銘乃據狀所述而銘諸銘曰



惟古之人仕不擇祿有非其志不遠而復猗歎沈君或久或速  
惟志之求其得常足惡盈好謙神之式穀委社嗣人叶此吉卜  
嘉議大夫僉宣徽院事致仕孫公墓誌銘

至正七年秋肇慶路總管雲都孫公以疾請謝事 制授嘉

議大夫僉宣徽院事致仕命下而公以九月十日卒于肇慶其  
孤勝安壽山既返揮手雲都以八年某月某日塋某鄉某原乃  
以鄉貢進士唐旂之狀北走京師介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君

大本謁予為之銘王君辱與予為僚友其所稱道可信不誣予  
不敢非也按狀君諱伯顏字晉元姓孫氏其先自大原徙居青  
齊間唐鳳翔少尹鏗生刑部侍郎揆中書侍郎拙刑部史有列

傳中書避地南遷家于虔之虔化虔今為贛州路而虔化為雲  
縣都雲都之有孫氏自中書始中書之子嗣以材武為某官其

四世孫長孺宋進士以太子中舍知潯州中舍之孫立節登進  
士甲科以不肯為條例司屬官忤王荆公及為桂州節度判官  
力抗經制使謝麟而活大小使臣十二人于死蘇文忠公為作  
剛說者也其二子曰總曰勳皆從文忠游總亦起進士以某官  
知岳州于公為一世祖高祖諱延休晦迹弗仕曾祖諱德誠皇  
贈松江府知府祖諱興禮皇贈德安府知府階官皆中順大夫  
勳皆上騎都尉爵皆進封樂安郡伯爵曾祖妣李氏祖妣曾氏並  
樂安郡君考諱正臣皇贈秘書少監累加同知淮東道宣慰使  
司事副都元帥階自朝散大夫至中大夫勳自上騎都尉至輕  
車都尉爵自樂安郡侯進封郡公妣陳氏自樂安郡君進封郡  
夫人公少開敏尤精于譯語大德初年甫十五遊京師得備扈  
從泰定中侍元帥公入覲于咸寧殿有 旨命中書錄用之

公辭不敢當尋辟監修國史譯史天歷初還自上京改辟大司農司譯史

今天子重紀至元之四年用累考補官授承務郎京畿運糧同提舉禁綱吏之假數補攝夫之逃亡舊法運舟五歲一易請展為十歲以紓民力役狹受直必親給之宰相以為能至正三年奏除朝列大夫廣東市舶都提舉璪貝山積一毫不以自污部使者及帥臣衷章薦材任牧守拜中大夫肇慶路總管兼勸農事下車之始痛戢黠胥悍卒之舞法病民及科取追呼之煩擾嚴求盜之法而時出法外意諭使自新民所食鹽歲為價十五萬緡率令民先期輸官公命先給鹽而後責其價至于興學校舉遺逸皆世俗之所謂不急公獨盡心焉伯父良臣撫州萬戶府經歷叔父毅臣肇慶路總管府推官輔臣德慶路總管夢臣

胸山縣尹信臣新會縣尹元寶孫僉慶遠安撫司事弟鼎之子赫斯廣西宣慰司照磨一門冠蓋後先相望于千里之內人以為榮而輔臣前在肇慶有聲公之至也郡人莫不胥慶焉廣東分聞闕官檄公攝其事所控制兩路三州皆要害之地公鎮之以靜民夷帖服居數月而疾作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公垂屬續時惟壽山在側戒以務學修身孝親敬長語不及他勝安來省公疾中道聞訃連某至亦不及見矣公娶卜氏累封樂安郡夫人後公九月卒子男二人勝安壽山也女四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公性簡質居家孝友與人交重然諾喜獎拔後進周人之急其發為政事皆自修于家者推之惟有其才有其時而設施未竟士論惜焉餘慶所鍾後將復振畀之以銘使刻以俟焉

銘曰

惟公之先家有世科用而弗究儲社則多克生才彥纂其遺緒  
際今昭代咸有宦序公位三品有社有民施于有政利澤在人  
盍時其庸俾踐朝著年未及謝胡奪之遽公則逝矣不亡者存  
承休襲美在其後昆無往不復惟天可必惟銘可徵刻置幽室

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墓誌銘

故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之子幼武既介于友陳君謀求銘其  
大父府君之墓尋復以書來曰先君之歿三十有五年而冢上  
之石未有刻文今方改卜奉遷不有以識之懼歲月寢久後人  
不知兆次之變易或至于湮沒農者幸獲私于執事而託吾祖  
之不朽茲不敢他屬也是用有請而不嫌其瀆惟乞矜而畀之  
銘于哀年多感不欲銘其父又銘其子而陳君愿援前賢銘人  
父子者為比不容卒辭君諱堃優一名鉉字子舉其先自汴徙

常之無錫曾大父諱詮宋將仕郎大父諱反聞仕

皇朝為無錫州稅務提領父諱璞以入粟賑荒當捕官辭不受  
尋用薦者特授進義校尉晉寧奠寧等處打捕屯田都總管府  
總管又辭不拜予所為作銘者也母王氏君自為兒時不即凡  
既長慷慨尚氣節處事剛果明決一無所撓意所欲往人莫能  
回華氏故大家宗族鄉黨率務以質相長雄君獨不肯苟徇世  
好而有志以功名自奮出與達官貴人相酬酢未嘗以少且賤  
自處有所退縮凡者無不器重之君大父亦欲成其志俾北遊  
京師君即日具舟楫徑行去其家數千里無少頽戀至京師未  
幾以才受知于月者罕脫脫罕兩院使因共推轂得備宿衛肇  
真叱刺思司徒時為都功德使尤見禮遇 奏授使司都事  
至大某年某月也 朝廷之制由衣布進用者散階下所居

官二等都事官七品當冠以八品文階而銓曹靳弗與近臣有欲為之請而弗果言君亦不以為歎都功德使所掌祝釐殮祿皆朝廷重事每入對

上前都事輒載筆以從書其奏目及所得

聖語雖在庶僚

而日近

清光士林中以為榮居亡何俄患體熱而歿李梁

公領太醫亦雅知君屬其克官親為診視治療後三日病良已

還白梁公言其病已去者七分餘三分則其一猶可為其二使

盧扁復生亦無如之何也已宜聽其亟歸君于是謂告就醫江

南抵家接親舊相問勞如平時殊無所苦居五閱月而病再作

氣逆腫脹遂以皇慶元年九月八日卒于家得年二十有六夫

人陳氏誓不他適而保其遺孤後二十年有司乃以上聞而表

其門閭名之旌節里子男一人即幼武時甫六歲陳夫人念嗣

續之重在其一身撫育訓誨甚至幼武亦不敢恃愛而縱弛恒以其期望者思無負所託託能有立至于成人女二人婿曰鄧彰周德遠孫男四人女三人始君以其卒之月某日塋于所居梅里之冷村而君之弟鍾鏐及妹前後相繼死並厝一垣內墓位不與禮合陰陽家尤以為忌至是乃得善地于其西北若干里羅村之原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改塋焉子觀士之有其才有其志而不有命泯滅無聞者多矣君雖未壯而卒弗克究于設施而化行于其家嫌他之節無媿前古引而勿替嗣世有人潛德幽光久而彌著尚何憾乎不予及識君而陳君之言可徵不誣銘諸石章庚以慰君子泉下云爾銘曰

君先汴人後南徙或仕弗顯或弗仕逮君有作承委社生逢盛時又才美君家系出宋公子孰無望公復其始入通朝籍何壯

偉以疾賜告還不起三年一飛未渠已縹緲甫陳壁乃蛟既塋而遷無違禮君其永寧比後嗣揚君英聲垂千祀為之銘者太史氏

乾寧軍民安撫司文昌縣尹王君墓誌銘

君諱文錡字勝遠姓王氏撫之臨川人宋丞相荆國文公安石之弟太子右贊善天<sup>生</sup>夫安上承奉郎贈朝散大夫旂育子曰右朝散大夫直秘閣稅塋其母劉氏于郡城東百里鍾山之下山旁有池曰上池心甚樂之嘗曰昔荆國塋先太師楚公于金陵之鍾山因卜居其處今吾觀墓所在山名適同吾其老于此乎遂築別壘携其子瑀而居焉瑀官石城尉自瑀而下六世皆不顯七世孫曰元亨自<sup>號</sup>冕峯君之曾大父也為人素厚重歲飢出粟取直與眾人無異而陰以錢寘粟中與之其好善而不欲近

名如此大父曰天經有陰德父曰慶東少從溫安令曾公子良造以材畧自負江南新附群盜竊發里中大家多為所剽劫即委以招捕不旬日悉剪平之及卒曾公為銘其墓母黃氏奉其姑至孝姑病瞽目抱持盥櫛閱二十五年無少懈儒學提舉姚公雲表其墓曰孝婦而為之銘三子君最長生而警敏卅歲謁父執觀察判官徐公龍青聽而問曰為人何以自立徐公大奇之自是益自刻厲讀書為學穎出儕輩間時列郡役民為平準庫吏以不習官府事宜多致破產爭納賂祈免代役及君家君曰姑為之既而用君言定令以吏充莞庫而役不及民人以為便父病革願三子中年長者不足慮所憂者幼子耳君曰當竭力願無以為念後卒訓掖之為善士兄弟同室而居事母盡禮初度集客不遠數百里母喪弔者數郡畢至林氏姊早寡作屋

居之而以女妻其孤甥初君之曾大父作義塾號明珠書院部  
使者聞而嘉之得其所著六義約說俾郡守上于省部而以君  
為瑞之高安縣學教諭遷吉安之龍溪書院山長吉號多士教  
官殊不易為君至士論翕服以累考上諭部借授廣之南海縣  
黃鼎若巡檢到官兩月盜起鄰境奉帥聞檄率弓兵民義泛海  
直抵其巢穴盜聞君來相顧曰王巡檢不貪且能撫治不可與  
抗羅拜于海島而去未幾海北盜起帥聞檄君部軍糧數千石  
或謂君海道不測蓋以計免君然曰食其祿安敢怠其事乎即  
日遂行三日至金星灘雲霧晝晦風濤大作舟多漂散從者皆  
泣下君語之曰毋懼今日之事國事也海神享國家之祀  
典祀其不相國家之戎事乎為詩投之風即止諸舟亦來集人  
以為異比至海北而大軍移屯海南又令以糧往赴之踰月而

達分省官獎其勞欲用為帥 掾辭不就歸構新居扁其樓以  
海嶠曰吾于海上艱險備嘗之矣幸而少休可遂忘之耶尋調  
收州儒學教授學廩素薄君為之規措而教養之具得無乏絕  
除乾寧軍民安撫司文昌縣尹皆將仕郎乾寧故海南之瓊管  
道險且遠或謂君可無行君不吝奮然就道在官歲餘令行禁  
止日以無事慨然曰吾胃癯癯涉鯨波而從事于斯者無他度  
幾效一日之忠爾今老矣雖久何為即解印綬去父老逸留不  
得既行而道病至家乃愈飲咳步趨如五六十歲人日與親朋  
酌酒賦詩嘯歌為樂凡七年而終至正六年閏十月十六日也  
享年七十有七娶李氏子男三人長宗震吉安路儒學教授次  
欽未仕次佐用君蔭當補官未命女四人長適林明次適劉晉  
順倪森皆前卒次適夏元英孫男六人女五人曾孫男三人女

四人宗震等既下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君榷墓于饒州安仁縣某鄉方塘之原前墓俾佐奉曾君堅之狀來謂銘狀稱君平居議論臺主于建功業元宗族慷慨卓立無柔懦越趨之態年過七袞氣不少衰有馬援班超之風馬子弱不自振耒老納祿豐蒙思復出竟以歲年餘力無所可用乞身而歸方有媿于君之老而益壯毋能以材駟氣駕出奇語揚英光乎焉以佐不遠千里踰江湖而來序而銘之姑以慰其孝思云爾銘曰遠矣王氏望于臨川保其世業興時周旋君材則豐又克有志不卑其官樂職嗜事運乎初服肇正師模有命自天製邑海隅竭感以趨老而壯益一甲之忠無忘報上虛舟不繫勇退急流某丘某水卒歲優游方塘之原石堅土厚銘昭其藏式示永久

承務郎建德路建德縣戶徐君墓誌銘

君諱沂之字聖與其先家于汴七世祖徽言宋石科進士積官武功大夫惠州刺史宣和間金人犯邊堯知晉寧軍主管嵐石路安撫司公事力戰而死贈彰化軍節度使賜諡忠壯建炎南渡子孫自汴徙衛更以文自見曾大父致明大父德英俱未及仕而致父環起進士為修職郎揚州司戶參軍母沈氏君幼知學迨稍長善屬文國朝統一字內治具甫新未選以科舉取士杜門自守餘二十年時方尚文法吏事郡長二有愛其材敏者挽使任簿書大德壬寅始赴浙東憲府辟為書吏累遷浙西江東十年之間徧歷三道所至以廉介自將贊其使者務持大體遇事一決于理不為苛刻以按攝細微人稱為平其在浙西歲適大侵被行臺檄分賑湖松江兩郡設策以勸分豪民閉遏不奉命者悉絕以法不數日得米數萬斛不足則發官倉



以繼之事訖乃聞臺府嘉其得權宜而不責其為專擅所活以  
萬數用累考上名中書皇慶癸丑授將任即温州路總管府提  
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庫管勾疏剔蠹蔽小大庶政寔就條  
理會使節按臨其從吏乃君故所識拔恃契分通殷勤覲為其  
聚賕君正色拒之其人深以為憾假僉監丁事嗾郡吏巧為攀  
緣構陷以快其忿君不自明引垢誣伏事聞于臺俾御史覆按  
無驗劾罷其人而事遂白延祐戊午調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仁  
和場監司管舟亭戶多強狡不受要索恡民又習為私販犯法  
者眾君不爭于威刑惟以理化之其風乃變歲課既登平民亦  
免株連之患公私咸以為便恭定甲子遷將任即延平路將樂  
縣主簿所掌獄之重囚數十旦夕檢視其飲食醫藥戒獄卒不  
得縱虐之而尹素貪暴數加法外之刑囚聞君詣郡府白盡反

獄欲殺尹而逃既就執皆曰吾徒罪極無復望生苦尹之酷不  
得速死而啓倖生之心然恐為主簿累故俟其出而後發聞者  
無不太息焉居二歲俄浩然有歸志曰吾年垂七袞諸子亦已  
見有頭角曷若歸佚吾老乎即日引年請納祿而去遂以承務  
郎建德路建德縣尹致任命下而卒天曆己巳正月二十有七  
日也享年七十有四臨終神氣不亂却藥謝醫脩然而逝娶王  
氏子男三人長辰孫以茂果補儒學官今為承事郎兩浙都轉  
運鹽使司曹城場鹽司令次任由翰林書寫授從任郎澧州路  
安鄉縣尹次孺杭州路錢塘縣尉女三人長適前進士承直郎  
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濤先聖五十三代孫也次適汪應辰次  
適陳光祖皆同郡宦族孫男十人女五人君早失怙恃奉兄姊  
甚謹外姑嫜居無子君以贊壻事之五十年如一日後以九十

之壽終于將樂歟之以禮不遠千里返柩而塋歲時別為位祭  
焉君子用舍行藏未嘗淹速為計較居家不殖貨產惟篤于教  
子舍旁種竹數百个號曰竹所左園右書焚香宴坐客至則與  
之徜徉于其間優游以卒歲辰孫壽既卜宅兆于某縣某鄉某  
原以某年某月某日衰大事後二十年任從予在史館乃以銘  
為請予不敢以哀朽固辭銘曰

藏器于身所待者時觀其會通與時推移亦既有逢不取顯位  
一命而上皆可可行志位則不顯績用孔多其止時止鼓缶而歌  
貽慶嗣人及見其進接軫華涂交翔並奮積善有報難必者天  
夫獨胡為寧得其全惟派之長其流乃遠昭以銘詩樹以碑板

承直郎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奎字宿之其先台州人君始徙家慶元而占籍焉

曾大父諱某父諱崇義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母葉  
氏贈宜人君初以才見推擇為吏于郡府又以廉能見察舉為  
浙東西福建三道憲司書吏凡歷四考乃赴吏部銓授將仕佐  
郎婺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庫管勾浙東帥  
閩辟為令史調將仕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陞承事郎廷平路  
總管府經歷引年告老遂以承直郎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  
君六歲而孤事母孝每以早失所怙弗獲承顏而祿不及養為  
歎居常忽忽不樂暨積官七品用例推恩乃詢諸宗屬在尊行  
而高年者審其像命工以圖之而加以命服如其官秩歲時祭  
享以神如在之敬焉嘗卜地為樂土虛其中穴以藏父母之衣  
冠命諸子他日以已祔其旁君之致孝于親無所不用其情如  
此君素個儻家務內助一無所問愛其子而能教之性端慤不

輕喜怒議論依于寬厚不以訐為直待人以和而無崖岸明白坦夷終始如一亦無不心服焉君居憲幕佐其使者鎮之以靜不事矯激沽名為郡僚彌縫闕失必盡其誠民被惠尤深廉慎自持奉已甚嗇宦塗跋涉五十寒暑南轅北轍備殫其勞晚乃得謝而歸終其天年出處之際可以無憾矣君生于宋寶祐元年十月六日卒于今元統二年四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二娶周氏封宜人子男三人長某承直即嘉興路同知崇德州事次明俊次明德太常禮儀院某署太祝明俊明德皆周宜人所出也女二人長適陳德泉次早卒孫男七人女九人諸孤遵治命以至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奉君榘葬于鄞縣西史山莊之原即君所自卜也予昔納交于君最久君與予別十有七年而歿又十有七年而予與明德相見于京師明德踵予門而言曰先人

之墓迫今無銘者盖未有所屬也知先人莫子若敢請予不得

辭銘曰

嗚呼王君處為孝子出為廉吏人無間言官無乏事不求赫赫之名以震耀于一時時止則止優游卒歲餘慶實多宜有闕于來裔

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致仕道家奴嘉議公墓誌銘

公諱道家奴蒙古人父閻瑞母不顏忽都公生有美質異于常

死至元十四年甫十歲即入見

御位下必闕赤以

世祖皇帝愛其謹厚留備宿衛尋用為

上躬行天討公從

材智見稱齊鞏間叛王乃顏稱兵東都屬車冒矢石而前抵黑龍江戰數有功未幾復扈駕親征海都凱旋已久而賞典未行公謙退不伐還就宿衛之列絕口不自

言元貞元年中尚卿也里失班禿魯等以功狀聞于  
成宗皇帝有旨特授從仕郎資成庫副使大德三年遷承事郎  
左藏庫副使七年遷承務郎右藏庫大使至大元年制授  
承直郎左藏庫提點皇慶元年陞奉直大夫出為大同路朔州  
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事至治元年轉朝列大夫  
入為豐潤署令泰定四年仍舊階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  
今上皇帝元統元年轉中順大夫同知道州路總管府事公任  
筦庫克勤其職出納惟允治民多惠愛不自表暴以為名而所  
至政聲藉甚部使者數薦進之未及召用遠引年請納祿以嘉  
議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致仕居歲餘遂不起公生于  
前至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後至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享年七十有二以其年某月某日塋于京城文明門外東石

村之原公夫人曰奴倫氏次當兒次滿堂子男一人曰善顏女  
三人適阿達罕拜住宣徽院判官七十堅孫男三人曰阿牙赤  
曰觀音奴曰太帖木兒女一人曾孫男二人先是公既謝事善  
顏用公陞為承務郎同知汾州事遷承直郎諸路寶鈔提舉後  
公八年卒至正七年十月十二日也得年僅五十有二以其年  
十二月某日祔塋公墓之左阿牙赤蓋提舉君長子于公為適  
孫以冢上之石未有刻文請于翰林學士承旨岳柱榮祿公俾  
潛為之銘潛幸獲鐵筆從榮祿公之後詎不得辭第媿哀朽無  
贊揚萬一姑以誌其歲月云爾銘曰  
人材之生必于曷時公以弱齡昭受

主知入持文墨出履行陣功成不居耻于自進 天監在下  
曾莫遐遺試以劇職無適不宜既疇民庸蓋踐朝著乃遽引年

納祿而去公則逝矣高風凜然亦既有子胡喬不年尚其聞孫引而不替謁辭園堅式告來裔

從仕卽紹興路諸暨州判致仕蔣府君墓誌銘

君諱葵字昌南姓蒲氏先成都人也高天父源登宋元豐進士第知汝陽縣因家新息曾大父誠大父椿父庚贈從仕卽杭州路臨安縣尹母王氏追封宜人君生質穎敏幼書力學性至孝蚤歲嘗為童子師講授邑里以供菽水之勞承顏奉養惟藹如也至元丁亥江淮行省以儒辟君為吏兩浙轉運司兩浙鹽額數浩繁歲調官分辦文書旁午為奸莫之能防君為上其狀於中書請刻分司印四降而用之大德間盜法失治諸吏繫于獄屬君籌畫君以善利導人不迫不擾而事已集上官優禮焉考滿調溫之平陽州懷官其俗囂訟君惟守律令吏不得欺每治

死獄必反覆究其情而求活之比歲丁未杭州大飢江浙行省檄君賑之民賴以生者不可勝數未幾再調松江府又請降八品知事印今所用者是也廟學壞重修之禮樂器悉完之其後復長平陽州懷平陽人聞君來爭趨迎百里外州之鹽課無蕪累貧民君為親民田多寡以定其賦委里正掌之民利其便學舍為海潮隱廢歲久弗治君以儒者田計畝勸諭遂以更完士譽其美至刻石紀焉天恩戊辰謁選中書論資當贖衰一郡吏部以缺少秦授湖州路安吉縣務稅課大使居已二年于是君亦老矣遂告老以從仕卽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致仕卜居錢塘湖上一時召公如聊城周馳錢塘仇遠南陽鄧文原臨海陳恕可皆與君為高交友襄羊山水飲酒賦詩以逸老志因自號曰竹齋先生沉毅未嘗妄言笑毀譽用舍一無所動其心所居

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家無餘資處之裕如也教子弟嚴  
與朋友信莖親故之不能莖者四人嫁外氏凡姨孤遺女三人  
以後至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娶錢  
唐夏氏封宜人先九年卒于土人中由君廕補官今為某官  
曰完都水庸田司書吏孫一人士權興化路儒學正其年四月  
八日與宜人合莖錢唐縣履泰鄉佛衙塢口之原莖後八年宏  
莘涉濤江走金華山中持翰林編修官陳君繹曾狀請銘嗚呼  
若君之為其可不謂之賢乎哉播嘗觀世之為吏者操刀筆要  
利以肥其身以厚其子孫君一佐轉運三為劇郡幙而其子孫  
款然守貧家若未嘗仕者其于為人之賢不肖可知也銘曰  
廉以潔其身曾不如世之人以豐盈貪以汚其身曾不如君以  
儒行成吁嗟乎君是以為太史之銘

屏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刻有隱君子曰王君諱瑛字汝圭至正十三年二月十三日以  
疾卒莖之二年其內弟前進士諸暨州判官許君汝霖為狀其  
行代致其諸孤之言來請銘按王氏出姑姓晉室之東始興文  
獻公負時重望十二世孫緜緜五世孫輿與孫搏皆為唐相吳  
越時輿五世孫承慶始避地來刻其孫維遂定居刻之東林世  
以儒為業在宋時貢于鄉舉于成均者踵相繼迨君之曾大父  
廷皎大父洪父資之皆階晦弗仕世為孝友關家塾以教諸子  
族人故鄉里莫不稱王氏為望宗焉君幼穎悟能博記下筆不  
凡鄉先生奇之謂其大父曰此兒佳器當必有成君受教于大  
父能自奮為文敏捷以氣為主同輩推服會國家科舉法行  
君出試有司稍不合輒慨然曰名宦之競孰若岩壑之逸乎遂

絕意仕進擇所居靜曠隙地面山築堂題曰屏山因以自號內  
翰虞公為書之堂左為齋貯書萬餘卷扁曰訓經罔巒竹樹深  
秀脩然隱者之居焉君每旦上堂候溫清甘旨退則坐齋中閱  
經史盡乃已生庠家事悉任奴隸井有條序嘗曰理家猶理國  
失其術則綱目紊矣兄弟無間言族姓蕃息慮之如一家羣從  
勤學者獎掖之遠游者資助之皆冀其成諸子稍長為聘名師  
同里鄰邑聞風爭來就學君喜曰此吾之所以淑夫人者耶遠  
邇朋友時節必來會君為具款延相與講經義評古今人物賢  
否政治得失倡和為樂而不肯無賴者至不敢安其境其為人  
人所愛畏如此性尤好施與樂周人之急遭歲侵大雪使諸子  
探飢者密以粟賑之且戒勿令人知以小惠干譽非我志也東  
林士友規建精舍為肄業之所而力有不足將捐幣割田助成

之闕于官已書院願以園久永忽感異疾賫志以歿君子惜之  
享年五十有九方無恙時樂清隱林丘之勝預為壽載及疾革  
勅諸子曰吾平生不信僧道巫覡我且死勿以此為我累一遵  
士禮治喪事汝曹能以詩書承家不墜先業吾死且瞑目矣語  
畢而逝諸孤以卒之歲五月十八日奉柩以塋治命也君娶章  
氏有淑德君為義事贊助居多子男三人可大直大方大孫男  
六人中心如心宅心啓心瑄心俊心女一人所為詩有雙清藁  
若干卷君資器沉重寡言笑貌服間潔望之如世外人而明智  
足以察微圖機善于應變其才蓋可用于世者願乃惟志韜晦  
終無怨尤其所以自處固亦何憾而知君者則不能不為深惜  
焉嗚呼夷考其行雖古有道之君子何以尚之是宜為銘銘曰  
繫天降才豐晉不齊才既豐矣時或莫為猗處士君生逢

明時又有其才孔完孔宜胡不顯庸乃遇弗施乃謫其腴乃闕  
其輝不激以充不渝以卑惟樂其素履坦夷有蘊必發子孫之  
貽後欲知君味茲銘詩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續卷三十五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誌銘

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府仕張公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致仕晉寧張公以重紀至元之元年  
三月九日終于里第壽七十有八某年某月某日塋臨汾縣七  
里之原公之子九成以公嗣子九思所次行狀來言于潘曰九  
成之先累世咸有仕祿而局于時與位弗克大顯逮我先君遭  
逢盛際乃以材自致踐殿中外餘五十年然不自表祿謹持文  
法參贊謀議未嘗出以語人布宣德化惠施黎元有陰被其賜  
而不知者事之可見僅僅一二而休稱美譽形于篇刻甚具定  
石未有刻文無以昭示來葉幸為我序而銘之按狀所述公謙德



榮字顯卿性張氏世為晉寧人祖諱林仕金李積戰多至萬戶  
 戍葛壁寨引兵援蔡州軍敗見執伏節而死父諱義八  
 皇朝任汀州路武平縣尹公既貴累贈其祖亞中大夫同知河  
 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並進封清河郡侯祖妣楊氏  
 以贈妣李氏以封俱為清河郡夫人公少嗜書能通其大義尤  
 習于國家故事慨然有志以功業自期年踰弱冠入福建  
 平海等處行中書省為令史由福建遷湖廣從其省官征兩江  
 叛蠻有功授承事郎本省檢校官事有未當必鈞掖而釐正之  
 丁外艱用御史中丞魏公初薦起復尋陞承務郎左右司都事  
 紀綱列曹事無不舉轉承直郎出為宣國路宣城縣尹大江以  
 南宣城素號繁劇戶籍田賦視他邑皆數倍人多憚其不易為  
 公盡心按職鋤剔其蠹弊而拊摩其凋瘵民有殺其元子而託

言死于盜者官為索盜數月不得公始至閱其牘曰此必叔殺  
 之而妻與其謀訊之果伏乃叔報其妻且利其財而殺之也人  
 以為神明歲適大侵道瑾相望連數百里公振廉勸分境內獨  
 無害父老相傳為口實部使者舉公五事備又舉公治行為諸  
 邑最臺府亦交章論薦之擢朝列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  
 右司員外郎彌綸庶務多所裨益終南山僧作亂伏誅愚民多以  
 以註誤當坐公驗其辭而稱得其情免死者若干人召入除中  
 憲大夫食殊祥院事將需用矣上方屬精圖治思得良二  
 千石俾牧遠人乃輟公以行拜亞中大夫信州路總管公因其  
 俗而理之政尚廉平而遇事無所回撓有勢家子調屬邑令交  
 權要為奸利莫敢執何公一繩之法令以罪去吏民服悅聲望  
 翕然却使者言公材任清安不宜久淹外服未報而公遽援禮

引年遂有武昌之命公既納祿而歸縱情物外夷猶自適凡若  
千年而逝娶閔氏前卒繼侯氏亦以贈若封俱為清河郡夫人  
子男五人長九陽早卒次九思日公恩補官今為承務郎袁州  
路同知萍鄉州事次九達次即九成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  
書吏次九阜女三人長次皆適刀氏幼適葉孫男若干人孫女  
若干人公位三品宜賜謚于奉常立傳于太史其可托以不朽  
者不專繫乎銘然非是無以表封樹志陵谷孝子仁人之用心  
不亦遠乎銘曰

繫公之先奮于戎功嗣世而興載疇民庸厥施未光宣不有侯  
公克承之以有顯仕乃選其勞乃陞都司乃踐朝著出秉郡麾  
薦書交馳漳洋華問鴻漸于達盤桓不進愔然遠引邈乎高風  
既壽而康遂以考終公之所履思成兼備泰山蒙芒存于軼序

錦：厥紹則熾而昌惟德之符久而顯彰矢碑鑽石昭揭墓道  
後公千年不尚有考

奉議大夫徐姚州知州致仕范公墓誌銘

公諱文忠字煥章姓范氏七世而牛皆家于姑蘇宋之中葉避  
地東徙故今為慶元之定海人曾祖公捷迪功郎監清泉鹽場  
祖仲宏太學生父泰之入 皇朝以公貴贈承務郎嘉興路

同知崇德州事母俞氏黃氏並贈恭人公黃氏也出幼失所怙  
元弟十二人又保早夫與妹相依以生母氏撫有備至稍長入  
則就學出則膺門戶事天性純篤事母能盡于道妹先于公五  
年而逝躬治其喪靡所弗周從父禹錫隱居授徒公嘗受業焉  
其歿也三子相繼而七為卜善地以塋教其遺孤至于成人而  
授之以室造其遺女五人皆歸于名門有扶闈師之勢謀陞三

湖為田瘠人以肥己者眾莫敢言公獨奮然以陳于省臺而湖  
得不廢人蒙其利大德十一年民飢為盜海瀕遐遠為害尤甚  
公手縛其渠魁十有四歸于有司餘黨竄伏間里恬然功狀已  
上而未報俄有母憂服除中書乃以賞典 奏用公為慈溪  
縣鳴鶴巡檢至大四年也公始至即捐私錢購民地立官署申  
明法令而去其煩苛無賴之徒冒盜禁以陷良民者為之屏息  
有盜殺一僧而取其衣孟之賈以去山蹊幽阻盜無迹可尋公  
設計捕得之人以為神陞主徽之欵縣簿同僚及郡邑屬官多  
以賄敗公獨無所領以材取知憲府有疑事輒諉焉遷主吉安  
之廬陵縣簿廬陵習俗詳健喜爭素號難治縣民籲甲與其子  
殺人以誣怨家劉乙公親視檢視而窮究其獄遂寘殺人者于  
法而籍其家受誣者以先豪右無不警服先是被郡檄市紅藍

于江陵者率高其估而利其嗜贏公承命而往痛絕前弊平給  
其直之外得羨錢猶六萬餘緡悉還于官以廉能見稱于時謂  
平江之吳江州判官郡守患賦役之不均專屬以推收事公謂  
是不可欲速必同輸糧之日吏胥咸在而拘檢之乃謂得其實  
後託如其言而賦役以平嘉定知州管涇祖詣中書訴郡守踏  
交田多虛冒指公為黨省臺被 上旨鞠問公先衆人力為  
辨白得直而涇祖竟以誣罔坐禁錮桐里巡檢獲竊盜十有人  
并贓仗送州公察其寃而釋之後果得真盜人乃服其明兄發  
源靈順神祠遇瞿曇氏降生之日四方之人往往雨香致誠富  
高大賈因人所聚以為市行省檄公權其征稅時  
朝廷方重迎賽之禁以貨至者殊少公既一無所私不入反加  
于前擢延平之沙縣尹下車未幾造義倉以備凶荒築社壇以

謹祈報崇儒學以典禮讓豫章羅先生之裔孫受塵邑下建書院以奉祀事公欣然如其請而助成之士莫不知勸公在官四載以年登七袞禮當納祿投牒竟去有識之士共歎其賢至家甫一歲忽感微疾戒諸子曰吾仕而未顯幸不墜先人之遺訓汝輩亦宜深體吾意吾所以名吾亭曰存耕者可不念哉既而却藥謝醫夷然瞑目而化至正五年八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一階止承務郎六年夏有制授奉議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致仕而公不及拜矣娶翁氏封恭人次沈氏高氏子男九人長一民江洲等處行中書省檢校書吏次惟善元善達善止善擇善復善師善處善俱未仕女三人適沈德純桑存善揚伯生孫男四人女四人一民等既遵治命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某桃花谷先塋之側且以公妹婿沈與道之狀來謁請銘按狀

所述公之治行多今人所難能雖所試者小未足盡展其施然進退之際始卒無疵備福考終可以無憾是宜得銘乃序而銘之銘曰

范望于吳自文正公文于海邦仕弗顯融積久必發逮于公躬取彼凶渠克有雋功乃著官簿乃疇民庸禮進義退遜焉高風有隕自天命秩則隆不居其有尚飾乎終蕃蕃子孫餘慶所鍾式敬爾承保茲丘封

江洲官醫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郎江洲等處官醫提舉張公諱去非婺之東陽人世祖亮與宋政和中舉入行賜號冲素處士曰志行者實兄弟行歿葬縣南乘驄鄉木樞嶺荷塘西原子孫因家于荆浦父諱潤以修德尚義為鄉善士母顧氏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警敏有大

志既奠而隱于醫其為術深起徑詣精驗如神然不專于為人  
已疾尤善大素脈言人吉貴賤壽夭率皆奇中公自號寶堂人  
罕用為其所稱而直以藝配其姓稱之曰張太素云至元二十  
十有六年大盜竊發于鄰郡蹂躪縣境尚書左丞史公弼宣慰  
湖東督諸軍討捕之一夕氣填膺逆上結塞脈滿寢食俱廢公  
授以七劑立愈因留置幕下及移屯永康縉雲皆預在行將卒  
道病與藥輒効事平計功行賞當得官公謝非其本志不就乃  
署公本郡官醫提領史公入朝或詢以江南名醫必首及  
公且貽書招致之大德五年公至京師而史公由僉樞拜平章  
政事行省江西後二年召還樞庭見公歡喜陸對薦丞公于  
上李叔丞相時領太醫奏用公為尚醫奉御食五品祿明年扈  
從上京阿忽都楚王疾劇有旨命公往視之王既平復入

謝 上嘉獎焉又明年王被命巡朔漠迴次和寧王孫明安  
帖木兒有奇疾眾醫莫知所為遣府僚孫司馬者詣  
闕請報公以來自公以體氣漸衰不任遠役懇辭上再三勉  
諭出尚方襲衣重裘安車善馬資之以行仍勅有司厚贍其家  
公至施之鍼熇投之湯液閱月而疾良已王為之封羊刑馬大  
會宗戚餞公南還且遺以交鈔五千緡白金百兩內謁者張哥  
司徒復言于上及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文綺四端  
以旌之由是稱聲動朝野太醫刺上其名于中書以聞擢江西  
等處官醫提舉階成全郎某年也公過家上冢即抵官下居三  
歲職事修舉省臺交譽之以秩滿去官僚屬皆泣拜而別公性  
溫厚家食之日待鄉鄰有恩意以疾來告者赴其急無難色方  
將優游于一丘一壑以怡神引年而江浙之命下矣到官數月

俄拂衣而歸遂以天歷元年三月二十有四日卒于家享年八十有三重紀至元某年某月某日塋荆浦之北原其元配何氏繼室馬氏皆前卒至是合祔馬子男二人長安道何氏出終于杭州路醫學教授汝至道馬氏出前昌國州醫學教授俱能襲父業以醫名女一人適厲某孫男六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公之塋已久而墓上之石未刻于是至道以狀來取文為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志道與先兄留治家事凡先人所游從與治療之曲折言人禍福之徵應皆莫能知其詳所可知者僅若是而止先兄因赴銓謁叅知政事張公某公言昔若尚少求而父切脉即知吾後當居政路不自意叅竊至此而父可謂精于其術者也今豈可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所不及知闕軼固多矣獨先人自序太素脉訣出于蜀之青城山王卧仙翁而

歎人張子元子發嘗校其書傳至揚上善而予得之始奏請以行于世其端緒之相承可概見也昔劉歆序七畧醫經之言人血脉經絡陰陽表裏者黃帝扁鵲白氏內外經及旁篇七家而已蓋太素之書猶秘而未出故無得而述焉庸備著公所序于銘文之首庶史官傳方伎者有考云爾銘曰  
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玄爰取諸身以知來物活人之功抑其仁術

帝謂斯人醫師之良異以制書歸榮故卿幡然勇退遂考終命前知孔灼順受其正公則遠矣公書其存潛發明微在爾子孫謁文訂實推述原委薦諸石章用裨信史

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公諱應雷字震父世為平江人其先仕宋季而未顯宣義郎思

恭于公為大父進義枝尉從豫于公為父公少從季父某受周禮為舉子業。國朝取宋場屋事廢公無仕進意若將終身焉初進義府君業儒而于尤流百家靡所不通尤工于醫公既不得以文學自見退而取家庭所聞靈樞素問諸書之說研窮精覈見世之言醫者執方拘論而莫究其源委多與古法背馳于是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府之虛實以合經絡血氣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方劑施砭熇率與他醫異此以名動一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詢決于公聞公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耶則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昭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茲始公所著書大旨以為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華值金人

強感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哀也兵革之餘飢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學會同摘古語偏其齋曰恒蓋用術貴于變通而立志則不可無恒也四方士大夫聞公名奉幣馬迎致之無虛日延譽益廣大德十年用薦者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廟宇闢土田教育其弟子員後多為良醫尋用省臺文舉擢江浙處官醫判提舉遂為其提舉階自醫愈即陞成全卽時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于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喪過于哀毀如不欲生竟以三年春正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娶盧氏宋某官箴之孫女子男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一人適胡就矩亦已卒

孫男四人公資稟和粹識量明達外嚴而內寬事親孝而友愛其弟鄉鄰有急拯救之如恐不及人以長者稱焉乾孫既以泰定元年春三月二十八日奉柩塋于吳縣志德鄉望野墩先墓之次後十有三年始以故宋進士願先生堯煥所為公行狀屬予為之銘予觀前史傳扁鵲倉公華佗皆歷言其已試之效先生狀公行皆畧弗著惟論次其所以為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也是用悉取而修陳之雖寓迹方技而未嘗廢詩禮之傳遺時承平復以經術網羅天下之士獨周禮為無所用乃俾乾孫學為詩以應有司之求乾孫篤于學而敏于文庶幾能成公之初志者銘曰

倚筇公抱一經訖不試以術鳴

帝有命公是膺樂其職不近名尚有子瑩儒英際

聖時仗必興馳茂恩耀泉高發其兆在茲銘

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范君墓誌銘

府君諱景文字煥卿姓范氏其先京兆藍田人高祖諱昂霄金大安中進士歷官同知靜難軍節度使兼汴州觀察使終于正議大夫吏部郎中入國朝徙居真定以儒占籍曾祖諱元泰從仕郎解州判官妣張氏封宜人祖諱天祐汀州路總管府經歷贈奉議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騎尉追封元氏縣子妣李氏封元氏縣君考諱忠朝諱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妣白氏樞密院判官某之孫女封高平郡太君府君生長官家多所見聞而有志于學人知為遠大之器至大戊申集賢以茂材異等薦于中書署真定路儒學正未赴皇慶壬子辟廉訪司掌書司官分按嘉興建德鎮靜不苛而風泉凜然府君之



裨益居多延祐乙卯入江南行御史臺為察院書吏臺官有責  
倨不法者眾皆側目而莫敢言府君獨奮不顧白于御史大夫  
明數其罪劾而去之同列咸敬憚焉從御史分巡湖廣黜憲長  
之徇私敗政者一人郡縣長吏之貪虐者悉望風解印綬去所  
至宣布教條更新弊政御史賴其贊助交章舉之已未行宣政  
院辟充令史錢塘兩大剝因爭地致訟有司莫能直事聞于朝  
遣宣政院狗兒叅議公涖治馬府君為之具其始末而辨其是  
事遂次用叅議公薦入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歲授將仕郎  
杭州路臨安縣主簿行中書省奉 詔擇廉幹官分督未絕  
事府君首膺是選至江東定期限之遠近而責其稽違量事情  
之輕重而求其平允民無不畏服既還復俾監辦杭城稅課甫  
三閱月補其元虧二十餘萬緡增羨十有餘萬緡丞相脫歡

刺罕公嘉其能奏定甲子辟充本省掾史尋陞提控天歷己巳  
遷從仕郎松江府知事奉 省檄監收秋糧且俾監裝海運積出  
餘糧若干石用然知政事胡公薦擢承事郎江西行中書省理  
問所知事未上本省辟充 掾史尋陞提控御史刷磨諸曹案牘  
無可指摘知出于府君與閫院御史交章舉之至元戊寅除承  
直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平江劇郡多大家素號難治屬州豪  
民有誣平人為盜厚賂官吏而抵其罪者事覺為物色得其真  
盜而昭雪焉府君治尚嚴明而本于仁恕平心易氣察辭燭理  
凡所鞠問悉得其情由是獄無冤滯見謂稱職至正壬午遷承  
德郎湖州路總管府推官引疾祈閑遂以朝列大夫杭州路總  
管府治中致仕癸未十月二十四日竟以疾卒于平江寓舍享  
年五十有九真定先塋遠在數千里外自曾祖以下俱塋于平

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橋之北原諸孤以是年十二月廿八日奉府君柩附墓焉君持身廉介不妄取予而撫宗族孤幼助其婚嫁一無所靳有詩文若干卷曰覆部集當代名公序其篇首咸稱許焉娶李氏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公琇從任即衢州錄事次公珍慶元總管府史女五人長適曹州曹榮祖次適懷慶錄事宣德劉大用次適鹿邑縣尉衛輝田秉仁次早卒次適東廉訪司書吏廣平牛師說孫男七人女三人府君墓已久公琇以銘未屬謹撰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天之降材必于名門用而不匱如水有源府君之先世有仕祿建茲五葉是似是續直道而行蹇、匪躬剛而不折綽有父風遭迴外服隨牒平進名曹劇職恢、游及小識之效泰山蒙芒未老而傳奄其淪亡家聲不墜由子克肖咨爾來昆是則是傲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既卒且塋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亨貞皆嘗從予遊及予承乏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亨取上京鄉薦第一予所與聞也緣斯文之雅故將其父命以隱君嚴威之狀來謁銘按狀諱進字仲與其先燕人祖曰德父曰榮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晦迹弗耀而獨稱出其藝以自見被遇

憲宗于和林錫金符長其同利六十人以備宿衛

世祖建國開平驛致其家屬因占籍焉公生而穎異氣貌甚偉孝友出于天性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元二十五年世祖選用世勞以為金銀器盒提舉久次當政改調而儕輩中無以易公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凡再陟其階俾

居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人匠府副總管尋以  
至大四年陞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三朝每制器以  
進無不稱旨賞賚優渥不可勝計仍特為降璽書存護其家實  
異恩也至于裁抑奇巧崇尚質素又未嘗不寓執藝以諫之意  
誠者賢之皇慶元年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  
世祖之定都于燕也公慨然曰燕故吾土祖父魂魄能無思乎  
吾歸其時矣乃卜居今京城積慶里而奉祖父暨母吳氏之柩  
塋城西十里樊村漆園之原公卒遂塋其塋次夫人陶氏宣德  
人有懿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二年三月二十日  
也其年四月四日合塋焉子男一人賢佐

仁宗使欲聘其先業特授承事即陽山瑀瑄提舉今以累遷為  
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積階嘉議大夫孫男三人亨以鄉貢擢

第為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貞以甲子釋褐為從仕郎章佩  
監知事庸國子學生曾孫男二人女一人蓋金之將亡中原雲  
覆衣冠世族強者彘弱者俘為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爭相  
長雄而使人莫能犯或自混于雜流而取容一時然恃其力而  
以暴陵人有仁心者所不忍為惟百工之事有以利用而無害  
于義故君子宜屑為之公後雖藉是有位序而恒若以為歎嘗  
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于一藝豈往而不返者耶今  
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貴志以殒  
子孫誠知之必有能自拔以昌吾門者矣于是陶夫人亦力贊  
公以教子為務嘉議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錢唐久之故所  
知位丞相出臨江浙畧勢分而與居與游視疇昔無以異從容宴  
語未嘗輒及其私慎重如此得于家庭者可知矣亨與貞又皆

生或時蒙著我豐邑之餘澤而以儒起家公至是復何憾哉序  
而銘之庶以慰公于地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疇若予工帝曰咨垂實先夔龍降及中古為民者四  
人思擇術貴德賤藝惟公父子靡適弗通出此入彼與時汗隆  
曰予之先家有詩禮夫豈世官倉庾為氏亦既有時有子有孫  
迄用一經守為顯門兆茲幽虛尾箕之野列星之英後有興者

秦訓大夫武昌路諸邑人匡提舉漆君墓誌銘

君姓漆氏諱榮祖字仲華甫有漆氏而孔子弟子漆雕開之後  
亦或為漆君蓋其裔也曾大夫世昌居江之瑞昌大父文興徙  
與國之永興又徙太平之當塗而占籍黃池父永成宋將仕郎  
君任

皇朝應黃池建康杭州王織染局副使稍遷武昌路  
造作副提舉遂為武昌路諸邑人匡提舉初階進義副尉用先

賢子孫改將佐即累陞奉訓大夫年踰七袞輒致任而去君少  
敏于學敦行孝悌將仕君歿負土成墳松柏皆自手植與兄弟  
分財均凡及弟前卒經紀其家事無遺力若未始異居者尤喜  
周人之急歲飢則為發粟病則與藥死則與棺里有叢家積久  
暴露為聚而化之如浮屠法錮多賴居官所至克修其職業  
執藝事者咸精其能其在建康以貢輸詣京師者再昏蒙

思錫賚甚厚人以為榮惜其所處非要地品級已優而績用未  
顯也異時將仕君遊青山之傑和菴以為茲謝公玄暉舊宅不  
宜使久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畀其徒至君又益以田四十有五  
畝而祠將仕君子廡下里人羅君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埂去  
家僅一里所君謀于兄弟割田若干畝以給歲時汛掃之須前  
進士汪君記之瑞蓮生墓前方池中前進士夏君記之興國先

龍隣于雙泉寺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為興茶利其徒創置祠  
宇守視墓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嘗延羽流為將  
仕君藏顯事感八鶴來下述黃籙儀因著其重應之實今天師  
張公玄教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姚文公之使江  
東也愛君沈靜寡言進退閑雅為製其號曰可心其為一時鉅  
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大見于世觀其所與而其人可知也  
同里廣教寺法堂久未建君歸自武昌慨然以營造為已任闕  
兩寒暑而堂成用錢以緡計者若干一出于已仍施田百畝以  
資他日繕葺之費住持僧德遠以瞿曇氏示現之日為登堂說  
法歸白四眾咸會君忽頽其子興宗曰吾事已畢將行矣明日  
竟以疾不起聞者皆歎異焉君生于前至元辛未二月十一日  
卒于後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

日墓新堦將仕君墓之左娶史氏次索氏子男一興宗也歷授  
監國路織染局使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玄孫踏孫男一女六  
其塋也興宗不遠四千里俾以狀來乞銘乃按狀而載序而銘  
之銘曰

繫君之光惟漆雕氏受業聖門而不苟仕君子所祖匪襲其迹  
仕不擇祿由由自得孰過其歸年未及謝辰也達生委順而化  
任而能止沒宜有徵刻辭石章式示永久

江浙行中書省左布司員外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諱邁字謹之姓陳氏其先自婺之東陽徙台之臨海曾祖諱

夢簡某官祖諱榮某官父諱孚人

國朝以

世祖皇帝由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禮部郎中副吏部尚書梁

公曾使安南

陞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既至詰其世子

陳日燁以不廷之罪且却其重贖辭直而壯日燁震誓願遣陪

臣入貢使還稱

旨拜翰林待兼國史院編修官

上方欲寘之要地而公遽請外厯建德衛台三路總管府治中

積階奉直大夫政績之詳具如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所為碑銘

母碩氏封臨海縣君特制公歿時君年甫十四執喪如成人弱

冠用廕補台州錄事判官台實鄉郡人以其年少頗靳之君廷

見父老故蓄情文備至或予以私輒不復與之接臨事無微不

察吏莫敢侮奸民為之飲避乃皆歎服曰勿齋有子矣勿齋待

制公自號也秩滿還將仕郎常州路總管府知事富家史氏築

大圩環小民田其中強委錢貸之覲于本相伴而有其田民不

肯受則因治田與之開墾傷其七人縣吏受賕反欲加以罪民

訟其寃君白郡長貳呂吏責之乃釋被誣者而致吏于法民間

租賦許自輸而禁圍結舊制也豪民多冒禁而利其贏餘君申

明之則相率行賄賂假權勢沮撓焉君不為動禁之愈厲公私

咸以為便居二年以母疾棄官歸養民挽留不能止乃樹碑以

頌去思凡為碑者五其遺愛在人多矣君既抵膝下而母竟以

疾弗起居喪哀毀如不欲生服除猶無意于仕家食者十年調集

慶路江寧縣主簿不赴改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慶元為浙東帥

閩治所事至繁夥有自臺端兼居帥座者奴視司屬人畏其氣

詭凡所諭指意多曲法以阿之君檢飭吏檮使無間隙可入有

私託則據法以對度不可屈乃為之霽其威嚴郡長貳每事必

資君而後決君于民之寃者直之吏當次補而貧無資者循其

資序而用之或來謝輒弗納曰我奉法耳非有思于汝也郡學

有沙田在海島石礮山中土豪擅魚蟹之利歲輸餉錢八千而  
恒負其半君奉憲府令徵理之取盡其錢以具祭器諸生立石  
以紀焉所受主租平其斗甬而令民自操槩無他官倍取及左  
右侵牟之弊莫不負其餘糧而去居四年罷江浙等處儒學副  
提舉退階文林郎杭俗素華靡士子習于浮薄君擇宿儒有學  
行者為之師以作新之省書書佐多起于闕闕不詳文義俾君  
試驗君從容對曰此輩若知文義當自為士肯傭書耶業已命  
試取文意不肯可也賴君幸而獲并容者甚眾居無何俄病渴  
引飲動一二升閱數月病作瘍醫不能為遂移疾請納祿授承  
直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命下而君不及  
待矣君卒于至正四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九以九年八月  
十八日塋所居太平鄉後嶺之原娶葉氏尚書右丞南陽郡文

簡公李之孫知賀州朝列大夫司之女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曰  
振某書院山長後若四年卒次曰集衢州路龍游縣靈山巡檢  
次曰樸左翼屯田萬戶府儒學教授女三人長適處州路石門  
書院山長四明表身監林學士侍讀郡文清公桶之孫次  
適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藁城董守緝翰林學士承旨趙國  
忠穆公文用之孫次適建寧錄事判官同郡周士瀟集賢待制  
仁榮之子孫男三人女若干人君幼聰敏日誦數百言早歲能  
屬文中年宦游所至畫接賓客夜考經史託能成其家學君丰  
神凝整外剛方而內和易每謂居官處事求中于理何至過為  
深刻耶故其取吏使不可犯而已涖民則思有以便安之喜周  
人之急而不自表見鮮有知之者待制公有別業君重加繕葺  
扁其室曰慎獨而游息其中歲時集宗人徘徊竟日以示終身

之慕焉初奎章諸老交薦君擬奏辟以為屬而君適有內艱  
浙東部使者或舉君可居館閣或舉君堪任風憲或又以君應  
守令之選朝廷既處君子儒臺而時宰又雅知君甚禮重之  
今天子方妙揀儒臣纂修三史遂以君名斜上冀國董忠肅公  
守簡時方總裁史事及為中執法力薦君廉慎而明達宜署臺  
職旦夕且向用而君逝矣識與不識咸悼惜之曰近世閣閣子  
孫率以縱逸墜其家聲君少而孤未壯而任乃能卓然自立如  
此千百人中一兩人耳而止是乎君後五年秩以君甥增黃池  
稅課副使楊孝原之狀來謁銘載念君與予同時並仕于台之  
司縣別後音問杳不相通及于忝預聞學政去官間一歲而君  
繼至竟莫能叙契闊詎謂君遠先予死哀朽餘齡動增感愴又  
何忍執筆而銘諸亭价踏門扉容固拒書辭繁猥不知所裁銘

曰

台之陳氏故為望宗揚英振華肇自先公在

世祖時朝多俊彥穎出其間茂膺

上春鋪張

帝業潤色

皇猷標被蠻方敬承

天休功成弗居盤桓

外服委社于君以有世祿劇曹上幕罔憚其勤乃陟儒臺乃柄

斯文人皆望君入對名節發舒素蘊光昭遺烈胡嗇不年而過

其施尚克有子圖永其垂不以予耄俾專述作鄙言匪敢聊慰

冥漠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為宋執政者曰正肅公育自  
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  
立建君世矣父東又自婺徙家于杭故今為杭州人母施氏



君生而爽俊稍長強學好修元貞元年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  
察舉補嘉興路儒學錄遷宣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宣國涿  
郡盧公臨按之暇畧其勢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答君既  
書再考例當序進絕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  
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汲仲卿先生善之咸加愛重莫不  
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  
天下慕而效之者往：逼真然罕有能若君得其早年楷法之  
妙者君兼工于篆籀文敏稱稱許之皇慶二年 詔起文敏  
八侍講于集賢院君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  
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湖州路潮陽縣青洋山  
巡檢避荒之地縣長貳久跌君攝縣事獲強盜之捕誅者八人  
脫平民被誣為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人廣東憲府

有疑獄多以謬焉未幾移疾而歸至順二年赴選集于京師某  
月某日

天子坐奎章閣阿榮文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  
得召見峻：學士方持書于閣中前奏曰臣濫得能書名如吳  
福孫所書雖臣亦有所不及 上頷之命侍臣引金鐘酌酒  
以賜將用為閣職有止之者而止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又在師  
儒之位不肯為詔中以事上嘗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澈浦務  
稅課大使君承命欣然就職殊不以為歎也晚益務恬退足迹  
不涉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真人及名公之歸  
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卿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次對劉公  
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銓嘗考其資歷

當升授將任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後歲適大旱有  
禱立應遂為豐年理民田為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諭止婚姻  
之訟積數歲不決者他利害有當與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  
詣溫台兩郡臨給鹽場工本七年秋執事于鄉閭甫撤棘復俾  
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于所居之  
廨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返葬錢塘縣欽賢鄉西  
漢花塢先塋之西娶唐氏宋朝諸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  
合墓焉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與岳枋早卒孫男一人繼善  
君明敏出于天性豪邁不羈談辨絕人媿媿不倦好客之名聞  
于四方自儒釋老至于岐黃沈勝之書無不讀嗜古奕器法書  
名畫其書篆施于金石為尤宜奉贄幣求之者殆無虛日禮部  
尚書太不花嘗為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史所著

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  
印史一卷藏于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  
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士患不過君可  
謂有所遇否乎後兼者居上而君遂僅止于斯天才人乎肅以  
狀未謂銘謹擬其所述附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汲于富貴類依隱以玩世鬱  
而不哀者浩然之氣偏無作兮仰無愧不羸于躬今來者之卑

之始就職君謂數之為術至矣而未始外于理合理而言數非  
所以為訓乃為諸生發揮先儒性理之說聽者無不服悅揀字  
之權剝及祭器之敬壞者捐資俸而新之學廩則擇人以司其  
出納而一無所問秋滿當主教則即就上名中書未調而君屬  
疾臨終戒其子勿為惡兄弟宜相友愛勿有所爭語不及他家  
人以藥進君曰毋苦我俄間日早暮家人曰日將中矣遂奄然  
而逝至正八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  
葬某鄉某原娶張氏有子男一人曰日新播州儒學正女一人  
適余珽再娶周氏有子男一人曰人新女二人長適大都路雜  
造局照磨吳顯已卒次適汪簡孫男七人女二人君舉止莊重  
識量淵深自少歲然有成人之風同里知黃巖州張君與紹甚  
器重之故以女歸焉君平居孝友弱冠綜理家務謹守成法父

黃巖州張君與紹甚器重之故以女歸焉君平居孝友弱冠綜理家務謹守成法父

沒無改于其道父所建義塾祠郡王于其中始居貴溪者也君  
敬承先志益買田以共祠事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弟死其  
孤甫五歲教育之如己子肅宗族卿黨所施恩愛禮讓各適其  
當與人交若淺薄而推誠相與雖久不衰不喜言人過失待人  
無疾聲厲色驕慢之氣而人自敬莫不推其長者徭役之不給  
者助之紛爭之不決者解之人貧及歲飢則散財發粟以周之  
有作屋而侵其地者據其山以莖者竊其林木以為材者皆忍  
不與較其寬厚如此君之學也其諸父中為國史院檢閱官適  
與予同在史局代為日新等奉常德路總管張公熙祖之狀求  
謂銘予不得辭銘曰

惟歎與理未始相離流而為術味者岐之卓哉倪君不稽于數  
消長成敗灼知其故物理之微驗諸一身其行其止與時屈信

秋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率韓公以中書平章  
政事知貢舉某門半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去二十有五年而  
君之子晉踵門泣且信君已沒持黃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為  
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並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  
元珪早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賓諸子使為學君亦  
痛自飭勵期無愧于古人年道四十始游京師久之無所知名  
洎李公以舊學相仁宗賢才彙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  
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  
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作  
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即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

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衣布居其間恒與公元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詩君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既焉以為圖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于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半公詩語為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遣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汴東過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君嘗以母病顯天願減已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咬蜜法而無從得蜜君推乞諸旁近村民家還遇虎君駭曰我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母為節

婦子為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喪走京師乞銘于閣學虞公以莖張蔡公時當國閣士於韓公式以君對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即欲宴館閣君以莖母辭公知不可奪則為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遍謝前為銘及哀輓者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為儒學提舉君歎曰吾親在且不仕今尚須祿仕耶遂去入玉蓮山中構精舍將老焉故人完顏君守韓奉鮮馬迎致郡齋居歲餘俄思歸議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作旦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為具衣衾買棺以歛而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卜某年某月某日莖藍田山之原要張氏前十三年卒子君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

晉有家學今為徽州教授曰紹為仲氏一鶚後曰勝曰芳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次適俞榮孫男五人女三人君性疎曠好客不厭虛鄉鄰有恩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禍福成敗之幾聞人為善其在京師所主昏朝廷重臣每有所詣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仕亦不以為已德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于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觀昔人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于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味之不聞于人此二者皆過也莽夫進不徇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撮狀所述為銘之以紓其詞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違時之來患某已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己胡有不為而止于止處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蹈厥中

發揚在上其載在下銘以昭之用慰來者

養齋蔣君墓誌銘

杭為東南一都會其民率多藝善貨殖市區相屬如鱗次意必有若昔之大隱者常迹以自混于其間以予所聞蔣君殆其人乎君既死且塋其子元龍介前進士汴梁既君以狀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君子所知也銘固不得辭君名景世為杭人蔣氏故宦族而君之先獨弗任至君遂學為醫然不專以其技自用恒蓄善藥為丹劑湯餌以俸于人取秘叔夜養生論所引神農氏語以養齋扁其藥室其製藥也自山澤來致其物者必以色味參諸圖經非其地崖及采暴之時弗苟取也銖分之等攝治溫灸合和之宜必未諸方書小失其度輒棄去弗苟用也言醫者冀得善藥輔其術救病家求藥必之養齋自達官顯士閭

巷小夫至于旁州比縣之人無不知求藥于養齋者故其室無留藥日役數十人猶不給或持錢踏其門累日乃得藥不以為阻抗之業于藥者千百不啻莫敢與之齒也凡學于君者多良醫而食于君者皆良工云蓋世之知君如此君之修于家者世木必盡知之也君平生自奉無輕裘肥馬而于親里交黨之乏絕調恤之無以靳其拊人以思而于子弟家僮之微過每對尊容斥責之使知愧以自厲元龍為人恂恂有父風家庭之教也天師太玄子嘗為君書養齋二字而前太常博士東陽柳君記之以為君養子內若有其本其信良信此予所以意其必有隱德也君生于宋寶祐三年九月一日卒于今天曆三年四月九日壽七十有六其年六月十六日葬西湖上南山之仙芝塢母管氏子男一人元龍也孫男二人女一人銘曰

漢有韓康唐有宋清猗歟蔣君早不近清之利高不近康之名庶幾古之中行者耶

松溪縣丞王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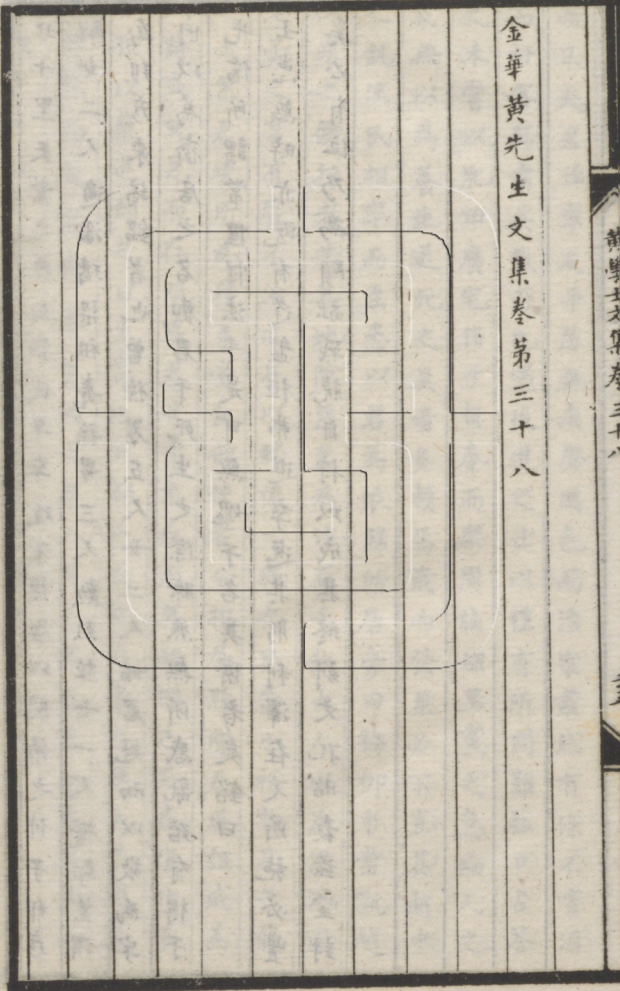
君諱嚴字敬之姓王氏處之麗水人既歿且塋其女孫之婿葉渭以狀來謁銘予之鄙陋固無所辱命焉其來也不憚六百里重岡復嶺之遠躡躡走風雨中決旬乃抵予舍下其望予厚矣誼不得辭按狀王氏系出江左今古籍麗水之雲和鄉者或雄於貴或登朝致通顯最為鉅族來迎功即時中君五世祖也曾大父儀大父珪父充寬限晦德弗耀君少負雋材善記覽以能賦有聲場屋間咸清木名賢書上春官未第而德祐矣國君與伯兄挺並用福建宣慰使李公珏薦補官挺為福州路閩清縣尹而君為建寧路松溪縣丞自以不能隨俗俯仰

命下拜

而不赴君性孝友平居無疾聲厲色而治家肅然有條不嗜酒而好客務盡其歡乃已遇後進之士以禮有所問難輒口占答之未嘗以肥田廣宅侈于自奉而樂周族姻里黨之急細人之家無以為養生送死之具者多賴焉歲凶發粟必下直其越中之飢流民相率而至悉以君為依歸所居旁曰梅柳市當甌越往來之衝行者苦其地險惡君為作石千餘丈人以為便浮圖老子之宮有廢不治亦昇以錢使一新之甚嗇已裕物見于前進士葉君現所為積善堂記部使者分按屬縣聞君風誼咸為賦詩或就見而存問焉君晚中未疾適年稍間已而疾復作子若孫以藥進却之日生寄也死歸也吾年既老可歸矣復閱數日夷然而逝君生宋寶祐六年八月己丑卒于今至正二年年戊七月戊戌享年八十有五塋以四年二月丙午塋在其家

北十里天堂之原娶梅氏早卒遂不復娶以閨清之仲子邦彥嗣女二人適潘瑋瑋祖壽孫男三人勲烈炫女一人壻即葉渭為邦彥來謁銘者也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始君冠而以敬為字因以為齋居之名觀君子死生之際瞭然無所惑亂殆有得于先儒所謂常性性法乎是可無愧于名其齋者矣銘曰  
士患無時亦既有逢盤桓弗進倅逸其躬利澤在人所施必豐  
奚必有位乃為願融異統自持以成其終刻文孔昭表茲堂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江陰吳君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君諱方字季仁姓吳氏世為江陰人七世祖範大觀政和累  
 舉八行皆不起後以慈寧慶壽恩封承務郎人不稱其官而稱  
 之必曰八行先生云嘗出私錢治郡學而授弟子業沒因祠之  
 至今不廢六世祖仲基宣和甲辰進士五世祖闕之紹興子子  
 進士高祖諱某曾祖諱庠祖諱珏考諱世英並晦弗耀母曹氏  
 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受經于鄉先生陸子方而於諸子百氏  
 醫藥卜筮數術之書無所不知作詩尚理致不事雕飾然未始  
 自以為高教其子率能有所成立其獎飾後進雖小善弗遺有

過軌面斥之亦無少恕里中子有獲罪於其父將違而去之者  
 詣君別君諭之曰生育之恩昊天罔極天可逃乎其人大悔遽  
 下拜請歸侍養於是父子如初鄉民有兄弟三人生五子而析  
 居者已三十年君觀其墟落整比長幼有序語之曰吾觀汝家  
 雍睦如此曷不萃而為一乎其人感悟曰仁人之言倍之不祥  
 遂復同居君之啓迪人多此類有盜屢發君所截一日卒然遇  
 之隣家子也左右欲聞于官君曰吾不能董之為善良暴其事  
 則辱在我耳彼豈樂為盜哉迨於貧耳竟縱遣之後果自媿而  
 改行其能使人化服又如若家非甚豐於財而樂振人之窮  
 居者行者咸有以資之病與藥餌死與棺槨穀貴則下其直貸  
 錢而弗能償則折其券歲饑有司勸分君自度力不足周一郡  
 乃罄餘粟以食其鄉之人蒸港務官所虧稅錢一千三百緡計

無所出携其女粥於市君聞之悉為代輸因請以女備給使君  
 杜弗納州官有受代貧莫能歸者死無地以葬君方自治壽藏  
 輟其地以葬之此尤為人所稱道者也君自奉食無兼味而涼  
 天佳月明簪雜集醵豆甚設雅歌投壺盡歡而止延祐中故人  
 有知君者薦為處州儒學錄解不就自號嬾菴居士以示絕意  
 於仕進晚築室于家東南將徙居之俄得風痺疾稍愈而復作  
 臨終顧其子曰人孰無死古人重於得正而斃吾殆庶幾乎其  
 母以侈靡之物歛且母以緇黃潤吾家法汝等能守其身而不  
 墜詩禮之傳則吾所望也言訖而逝君生於前至元二十五年  
 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後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  
 二其年三月二十六日葬順化鄉黃山先墓之側娶朱氏子男  
 八人長惟誠次惟諒為伯父後次惟訓惟詛惟謹惟謨惟說惟

評女三人長適常州蔣鉞餘在室孫男二人女二人君葬後三年惟誠介趙君季文賈君彥高納謂而言曰先人不幸至於大故惟誠等遵治命速葬未及既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以圖不朽懼久且墜逾益重不孝之罪願矜而賜之銘按事狀所述君平生大槩多可書而惟誠之請又勤懇若是不敢以不文為鮮曰銘曰緊君之先以八行徵再世文科茂思是承君主盛時不禁以祿惟行與又是似是續動人者義澤物者仁詠歌道德為時逸民有子說說幹父用譽載其休聲永封

溧陽孔君墓誌銘

溧陽孔君既沒之明年其孤汝舟汝楫將奉柩以葬前期汝舟俾其子惟中走錢唐以銘來屬按狀君諱學詩字文卿六世祖按自魯徙吳曾大父潛又自吳徙溧陽而占籍焉大父應祥始

務治生產以殖其家父庭秀以謹厚克承先業有子二人君其次也至元乙亥國朝取宋之師至金陵寓公趙待制淮起兵溧陽被執不屈而死君年甫十有六竊自念曰彼大臣子且有位序死固其所蚩蚩之祇安知天命所歸徒取死無益也乃贊其父率眾詣軍門鄉井賴之以免主帥奇之因挾以北上欲薦于大府俾效官使君之父適遣人以物色訪得君所在君慨然曰吾獲為太平民終養其父母幸矣奚以官為懇辭得南還君持身以正家法甚嚴而濟之以恩伯兄登世撫其遺孤如己子中分田廬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乏必加周卹而不以為德他可便於鄉鄰者無不致其力大德丁未之饑食其餼者瘞其殍死者天厯己巳荐饑亦如之且傾廩粟以助官府之弗給法當得官有司將上其名于銓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爾

豈藉是榮吾身哉況以入粟而賞官何榮之有識者尤用敬服  
君素剛介人有過輒面斥責即貴勢無所避故與世多忤有誣  
陷以不法者平昔所怨忌又旁味而力擗之長吏覬君有所請  
託抑弗為理君曰吾心無媿於天人惡能勝天哉已而卒得直  
擗之者乃自悔而君無幾微見於辭色第戒其子曰汝輩毋懲  
所遭而急於為善亦毋以家之豐而不由於禮惟勤生可以  
繼其先惟知學可以淑其後至其子能自植立遂悉付以家事  
日與賓客從容於琴卅鷓豆壺矢間二子列屋而居號南北宅  
君往來惟意所適而安焉不以久近為計也君嘗大書性字於  
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稱之曰  
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葬以二  
年某月某日墓在所居里陸上原先塋之次娶教氏前三十有

一年卒子男二人汝舟汝楫也孫男五人惟德惟和惟中惟良  
惟懋女四人壻曰蔡翼張濱宗應槐湯某曾孫男八人女五人  
玄孫男一人女一人蓋君平生大器內有所養而不撓於物外  
無所慕而不累於名近乎古所謂鄉之善士者可銘也已銘曰  
君家于南由女分歸而求諸遠有異聞見幾者知利物者仁  
為而不匪以資身惟是浩然彌久獨存安常委順訖為全人  
亦既有年有子有孫有銘昭之刻在墓門

樂平朱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秋予與建德推官李君榮同較文鄉闈南士預薦者  
二十有八朱公仙其一也於是公仙之父歿已十有一年葬亦  
五年矣又六年而公遠用特思為吾藝學正奉李君所為狀來  
謂銘誼不得辭君諱以寔字寔傳鏡之樂平人始居萬全鄉之

石潭三徙而居永豐鄉之文克族日以大至君愛金山鄉碩德  
里山水之勝文徙居焉其先有仕南唐者曰兵部尚書鈞譜謀  
散亡逸其世次大父曰國章生於宋季晦德弗仕父曰君美博  
學有文而多材能李公庭芝提點江東刑獄奉書幣迎致之將  
授以官力辭弗就君主十歲日記數千言十二能屬文十四而  
宋亡遂絕意於仕進至元間有太浮屠屠領其教門事貴勢熏灼  
或謂往拜其座下一官可得君曰李公庭芝南朝正人吾父尚  
不肯出其門下浮屠仰為者耶吾膝不可屈也郡守周侯天驥  
以書推薦于當路君裨醫弗顧周侯媿謝焉

國朝用科舉取士有司強起君就試一不合輒不復踐場屋蓋  
其父子之出處如此初君之少也頗務汎覽工文辭聞吳先生  
中復以石洞之學倡於其鄉與伯元季弟征從之游盡棄其學

而學焉君之學尤長於易章思三十年著書曰六十四卦餘義  
謂伏羲之卦止於八文王拘美里重為六十四而名之周公困  
於流言又作卦爻之辭以明之易興於憂惠文王周公父子事  
同故因象而繫以事象非虛設事非空言所謂以身立教也既  
刻其書而不輕出故時人鮮有知之者他詩文曰偶得集者若  
于卷雖窮不自聊而言辭和適無所怨懟其自養也厚矣此又  
君師友源流學問之功可見者也君性孝友每恨居貧無以奉  
甘旨凡祭享于家展省于丘墓必為之隕涕居家有禮妻子伺  
其喜怒莫敢犯交物友處鄉黨以莊敬愛教人則下其顏色而  
誘掖之樽酒從容抵掌談笑人愛之而弗敢狎也晚歲結廬田  
野間其東北有高山多爽氣方欲納其清華以葆遐齡俄一夕  
夢其師告之曰明日與子講夫學誠意章自今子其脫然矣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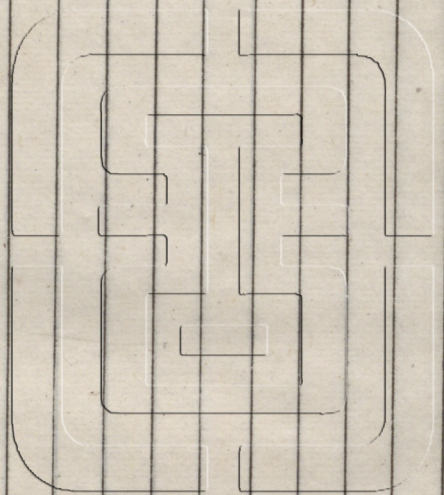
旦占之不解其夕遂卒至順二年十二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其葬以至元三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所居西南若干步君所自卜也娶董氏後兩月合葬焉子男四人長公進次公遠次公迪次即公遷女一人適汪起龍孫男七女二人予聞之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君父子自信特立不失身於人可謂有所不為矣負其材藝而卒莫能有所必為豈非有志之士所為歎息痛恨者乎公遷遭值盛時以文學自奮而汲汲焉圖其不朽此孝子作人之用也來者詎可忽諸銘曰

範我馳驅大道孔夷人謂其迂捷出他岐倚歟朱君自信不疑觀父之行以潔其歸往而不返匪佚乎私其行其止得易之時惟不有違以卒不施尚克有子乘時奮飛進也以漸不亟不遲後有興者監茲銘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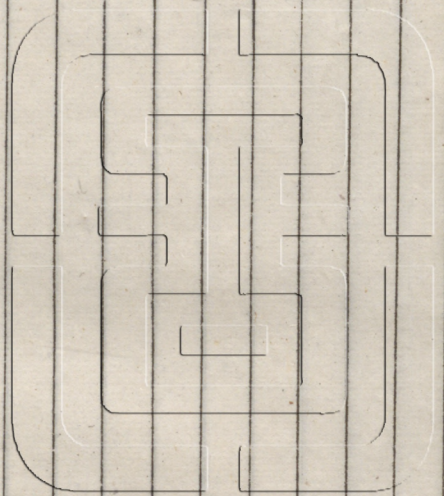
祈門李君墓誌銘

君諱與廉字子常姓李氏其先唐宗室廣明之亂避地東南至歙之黃墩兄弟三人析為三族居祈門孚谿之槃田者曰鴻君始祖也十世祖秀有子六人六子而下兩世合百有二人後益蕃衍遂為其鄉之望君曾祖諱悛祖諱聖任父諱如深因所居以為號曰盤隱宋末干戈未定之際里人皆賴以安母熊氏君於兄弟五人中最幼熊氏出也生而秀異既長躬行孝悌待父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父沒四年而母亦歿居二親之喪動必以禮俚俗誕妄不經之說悉屏去之葺先廡以奉其長兄而別為諸兄築室乃依山結屋而居焉長兄官池之青陽往省其疾越翌日兄卒其長子甫四歲次未晬奉寡嫂扶護其喪以歸次兄繼卒而兩庶兄亦卒為經紀其家事曾無彼此之間祖墓世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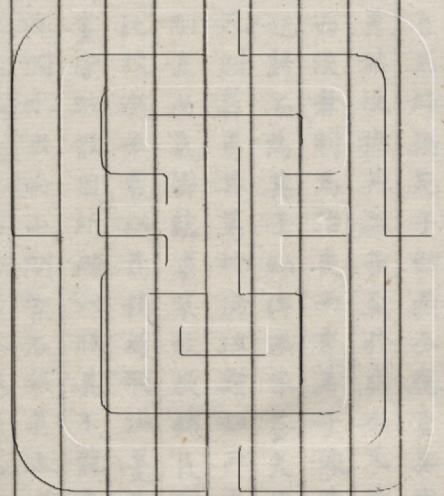
多蕪廢率族人訪求而表樹之割已田若干畝立祠於十世祖  
而刻其譜系陷寔壁間族人有子孫貧乏徙他郡而人竊賣  
其墓地者有夫婦俱死子幼而人竊賣其田土者悉為出力盡  
復其舊外舅姑沒撫其二子至於成人又皆死為立後而葬焉  
諸姊來室而沒者則為治喪而育其子嫁其女從夫遠宦而老  
且病者則迎歸而為其子納俸職奉養夫與子俱亡而無依者  
生則養之死則葬焉其篤於倫理類如此君與人交無親疎各  
盡其情然剛直尚氣節臨事果敢歲饑民相率盜取人粟長吏  
庸孱畏憚託故避去君以為稍緩將滋蔓而為亂奮身勇往擒  
其首惡餘黨皆駭散因所儲以賑其不能自食者人尤以是是  
稱之所居有澗水出兩山間架石梁其上以便行者暇日則治  
東園蒔花卉作亭其中而於其外疏泉為池構屋其上日乃與



書法十七文非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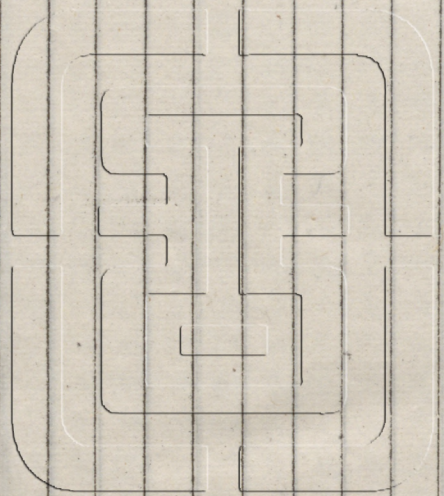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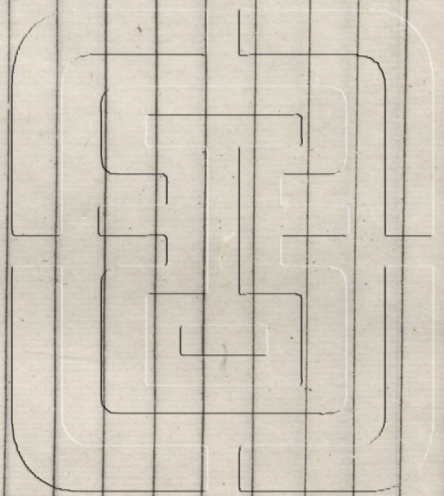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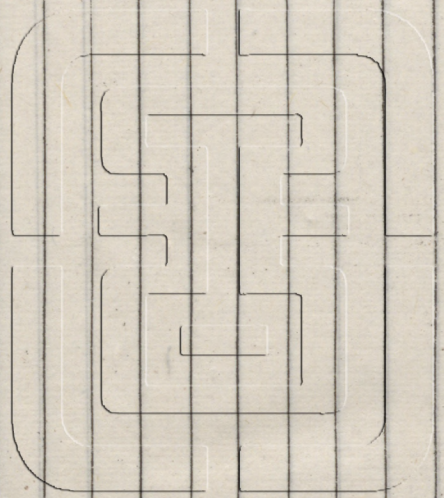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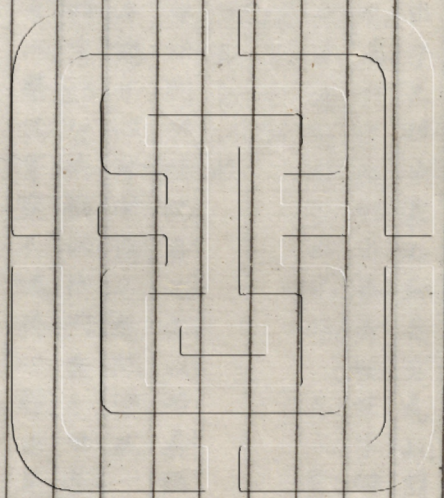
書法十七文非卷二十一



書法十七文非卷二十一







躬行孝友出乎天性由家而鄉是亦為政隨所設施利興害除  
山謳海誼化為詩書觀願自養屏絕世事蟬蛻溷濁儵然而逝  
重泉永閟宿草屢新發其幽光惟有人雲山蒼蒼遺風故在  
胎以茲銘揚芬千載

諸暨陳君墓誌銘

始予為諸暨州判官聞陳君兄弟以尚義稱其鄉君兄用薦者  
起家教授平陽州以母老辭不赴然樂與一時賢士大夫游而  
君自蚤年雅志印壑或勸以仕則應之曰吾學不如古人才不  
如今人縱有以榮其身寧不媿於心耶由是人莫敢強君方恬  
然自適不以世故屑其意世亦鮮有能知之者予去官後數歲  
偶過君所居紫巖之從其兄出謁君進退有禮聽其  
言又皆質直無所矯而於其兄唯諾甚謹竊敬異之別後聲

問關絕已十年君之婿王仲楊俄以君訃至且求予銘君墓輒不讓而銘之惟陳氏自宋金華令枋始家于諸暨至君之曾祖諱某祖諱良仁父諱開先三世俱不顯母馮氏有子四人君其

也君諱嵩字以高弱冠罹寇難先廬盡毀伯凡元震仲凡元

凱咸沒然次孫則教授君與君同奉母命殫慮畢力掇拾殘

敗之餘銖積寸累再涉寒暑家乃復完割田若山六千餘畝建

義莊義塾聚族人之不能自食者養之其未知學及里中子弟

來學者教之事朝為下有司表其居曰義門云君事

母善承候顏色晨羞夕膳必極其甘旨母年六十君與教授君

捐宿逋之錢四萬餘緡願以增母壽母年九十有六而終君哀

毀骨立比免喪酒肉不入於口教授君卒君尤悲不自勝哭之

曰吾同氣惟兄在耳茲我而逝自今以往出入將誰告事

可否將誰取裁乎因徙居義塾大治其屋室而益以私田若干

畝凡教授君所欲為而未遂者悉以身任之母為子姪言成立

之不易而成以勿墜先訓至正二年君年七十其年五月二日

不疾而卒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姚氏子男三人長嘉言次

嘉績君以伯凡之嗣俾為之後次嘉善女一人適王仲楊來求

銘者也孫男二人君為人坦易濶朴讀書不務馳聘於文華而

孝友出於天性與人交一以真實人或負之未嘗與較雖晦迹

不仕而行脩於家澤施於人非果於忘情斯世者是可銘也已

銘曰

陳望顯川實惟大姓來家於越由金華令中隱弗耀連君兄弟  
兄棄其官君亦不仕擇義而行善已裕物匪樂乎獨以私其佚  
有煇大書表于宅里銘昭其藏詒爾孫子

華亭黃君墓誌銘

始予校文鄉闈華亭黃璋首以薦書北上試有司不合而歸並肆其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被旨預聞試事璋以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媿而璋殊不以欣戚累其意踏予門再拜而言曰吾家上世未有以官業知名於時者璋非歲就學吾大父暨吾父延名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庶幾躋攀分寸為閭里之禁而吾大父也不及待大父沒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以表于丘隧蓋有望於璋而璋又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復于吾父失令弗圖懼久遂廢缺辱賜之一言俾吾大父沒而不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予竊於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弗敢拒也序曰君性黃氏諱允恭字敬翁松江

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榮連君皆弗仕君為人謹厚而嚴恪服食不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愚民未洽於教化多相率為盜君年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風夜苦心勞形期復先業絲蓄粒聚家以苟完久益充裕或有急而求假貸必如其請貧不能償則折其券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理相加忍弗與校性至孝母吳氏年幸百君之年亦踰七十溫清定省未嘗輒廢遭喪致毀不嫌其過乎哀歲時子孫捧觴為壽必諭以勤儉保家為務元統元年有詔旌高年耆德之士府以名上于行中書省命縣長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為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偃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遽弗起屬續神識不亂大飲面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

於今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三月某日  
 葬于胥浦鄉柳環里父墓西若干步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鉞璋  
 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為鉞之子  
 珪無錫州新安巡檢璋以天恩二年至正四年兩取鄉薦令用  
 特恩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  
 一人予聞之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素  
 傳于再世以其時考之不為不久矣為善之報果何如哉姑為  
 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賢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既蕃既播而又肯穫  
 不以無年報而弗作其種其種物之不齊日至而熟食之以時  
 惟銘可徵刻此貞石告于後人用勸無斁

秦君墓誌銘

秦氏之先出於魯公伯禽有以公族為大夫者食采於秦以邑  
 為氏漢徙大姓實關中姓家于京兆其後有仕宋政間通籍于  
 朝者於君為九世祖建炎初自汴都隨蹕南渡因僑居于金陵  
 故君為一集慶路之上元縣大畧世丘隴皆在上元之華墅族  
 日蕃衍殆百餘房有兄弟並膺鄉薦者至今兩派子孫猶以大  
 小貢元房為別大父諱世修端升中始出居郡城之報恩坊與  
 其子三人皆晦迹弗仕其仲子諱淮英君之父也君諱士龍字  
 仲翔生於國朝至元癸巳資質魁偉自幼凝重如成人性  
 仁厚樂易篤孝於親持族姻有恩接賓朋有禮尤憫僮喜賙人  
 之急鄉鄰有假貸弗能償者不責也天恩己巳歲大稔民乏食  
 捐錢五千緡易粟以賑之江淮間有巨商偶與君為市而遺其  
 索金君拾而藏之以俟日且暮商號泣而來曰家貲盡在是今

一旦失之矣君問為金幾何商以實對君驗其數與所對合即  
舉而歸之商請以其三之一為報君峻拒而不納識與不識咸  
稱其長者君平居衣無華飾室無壁寵貌溫氣和未嘗有疾言  
遠色至於見義勇為則毅然如烈大夫讀書務明大義教子必  
延名師躬自執簡相與講說論辨而訓飭焉諸子亦能刻厲而  
俱有成立君晚益不出日以觴詠徜徉於山水花竹間適然若  
與世相忘者金陵臺府所蒞名公大人見君莫不器重之至正  
辛卯某御史舉茂異又舉遺逸皆不應濟南張公夢臣為中執  
法遇君尤厚君自號雷淵公為大書扁于所居之堂丙戌秋次  
子德新由行臺書佐從事浙東憲府欲奉安輿以行君不可已  
丑春因謁先墓於江寧縣鳳臺西鄉慨然謂長子德基曰孤死  
首丘不忘本也我死必葬我於此卜兆云吉手植檜一本識其

處尋以是年五月六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男二  
人德基德新也女三人長蚤夭次適王元誠幼在室孫男三人  
女三人二子遵治命以其年七月八日奉柩即君所卜鳳臺西  
鄉之大黃岡湯家山葬焉德新既解奏羗之職歸持服暨從吉  
復至浙東會予以老得謝歸卧林麓德新以予友太常博士胡  
君助之狀來謁曰先人生先祿仕名不登史冊葬宜有銘以昭  
不朽敢以為請予觀宋之中葉遭值多故士大夫扈從而南顯  
融於時者固多埋滅無聞者亦不少有如君家一門九世以儉  
德自保而其澤流彌久弗衰豈易及哉君際今聖代諸公  
不無望其稍出所韞以應時須而君雅志恬退託以布衣終蓋  
君之為善雖不必躬食其報而有子能亢其宗方興未艾尚何  
憾焉銘曰

秦故官族由返而昇世有隱德不居其名君生盛時可任而止  
薦書文馳卒不為起賜彼丘園水清木深我自樂此而有遐心  
可欲者善學學朝夕積之也久發也不亟委社所及承之有人  
揚其幽光耀于無垠鳳山之原窈乎玄宅山雲下垂誌此新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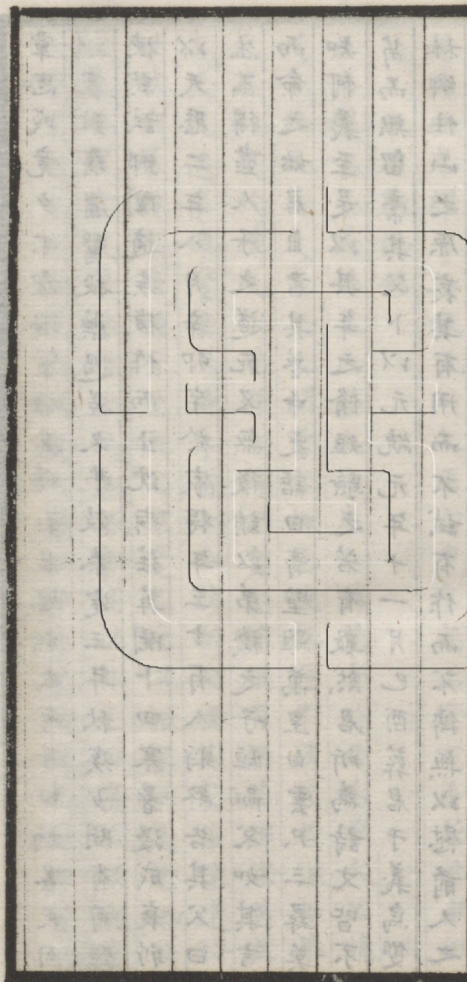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娶之永康人諱瑩者於君為曾大父諱  
茂者於君為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仕父名汲母朱  
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  
志果銳遇事機警毋沒時年甫十三能助父理其家益練達於  
世故撫弟妹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  
必允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  
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玩

覃思或竟夕不寐儻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蚤夭因  
以哀致疾庸醫投藥過差久弗效泰定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強  
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沈疴往葺閱十四寒暑漫成衰弱  
以天曆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  
生不得盡小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機之子烜嗣父如其言  
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  
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為詩文皆不  
苟而無留臺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巳酉葬君于義烏雙  
林鄉住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  
望自誌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為未足復俾予即其窆石系以刻  
辭予雖不及識君而辱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撮取誌  
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普不使年兮過  
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木承光隕珠重  
泉兮幽幽其巖父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孰紆其哀兮薦此石章



魏郡夫人傅吾氏墓誌銘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日今吏部尚書傑哲篤公之夫人卒壽四  
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深陽州某鄉某山之麓尚書既  
親志于幽堂其子傑伯僚遜等復以尚書之命徵予銘揭諸封  
隧用昭示于後人予辱與尚書有同年之雅故不敢以不文為  
解謹按夫人諱月倫石護篤字順貞系出傅吾氏曾祖諱雍吉  
脫忽倫由雍吉脫忽倫而上世仕本國祖諱脫烈事

世祖皇帝為功德使以勞績被褒錫甚厚柔荳秉政嫉其能而  
惡其不附已誣構以罪遂遇害考諱八里麻吉而底資善大夫  
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妣廉氏中書右丞布迷失海牙之女  
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女傳甚習  
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年十七歸于

僕氏楔氏本突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傳吾氏遂為其國人尚書之曾大父曰莊簡公岳璘帖穆爾大父曰忠愍公合刺普華父曰忠襄公僕文質仕

皇朝咸至大官偉吾氏之國實

古高昌地忠襄以上世嘗居僕肇傑河因以僕為姓示不忘乎初也其在高昌最為鉅族而夫人出自名閥以淑德克配君子事其姑高昌郡太夫人盡孝甘藟溫涼無不曲致其誠處妯娌雍睦死間言率羣婢治絲枲與死女工之事必以身先之太夫人嘗曰新婦孝順吾將就汝終老焉尚書起進士由太常出為西臺御史夫人獨留大都天曆之初兩京軍旅並起朝貴多以疑似獲罪妻子莫能自保闕右道阻音問不通夫人日夜號泣以幼子贖諸保母曰脫有不虞汝等各圖生全以撫育孤兒吾惟以一死報所天耳尋挈家而南及尚書遷南臺御史夫人侍

太夫人居高郵俱病疫夫人力疾躬視粥藥太夫人竟不起夫人晨夕號慟聲徹閭外春秋將其時事哀慕如初喪尚書出僉廣東憲司事彈劾無所避忤大臣意解印綬徑去與夫人至江東時忠襄方買地於溧陽州永成鄉沙溪之上奉忠愍而下六喪以昭穆序葬竣事舉酒以祝曰新婦佐吾兒生事葬祭孝敬不怠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如新婦吾宗尚有賴焉未幾夫人屬疾不脫茵席者五年日訓其子曰吾鞠育汝等良不易吾病久且死汝曹務強學力行兄弟和睦母聽婦言母蓄私財吾見恃才驕傲取敗者甚多汝等能以為戒吾瞑目無憾矣繼而忠襄即世夫人起治喪事如未病時由是病增劇親黨來候問猶以溫言慰之叩以遺命笑而不答臨終精爽不亂夷然而逝夫人初以尚書貴封樂安縣君進封南昌郡君今進封魏郡夫人生

男十八長即僕伯僚遜 御位下速古而 登至正五年進士

第今正端本堂正字次僕理台國學生今為豐足倉使次僕帖

該卿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次僕德其

今上皇帝潛即速古而 次僕吉思次僕弼次僕 皆國學生

餘早天女三人懿宣許嫁 廉咬咬平章政事大師恒陽文正王

從曾孫也餘亦天孫男四人長壽延壽海壽山壽女三人尚幼

銘曰 姻聯之盛詩詠碩人婦功婦德莫得而聞夫人之先為國近臣

于歸有家顯顯相門從夫而貴正位小君匪於其儀翟芾朱幘

英華外發黃裳之文音容未遠聲猷具存孰揚其名子孫振振

授予彤管寫茲蒼珉

穎川郡太君江氏墓誌銘

故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穎川郡伯陳公

芹之夫人江氏諱愛其先燕之官族夫人年十七歸陳氏陳氏

世居溫之永嘉通政府君之曾祖贈秘書卿永嘉郡安惠公諱

景彥曾祖妣永嘉夫人王氏祖贈集賢學士永嘉郡郡恭禧公

諱春祖妣永嘉郡夫人楊氏考贈大司徒溫國康順公諱自中

妣溫國太夫人楊氏溫公之兄直中為宋丞相悼宗社之淪覆

棄官浮海去而溫公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屯分水關亦執節

以死五子存者三人長即通政府君次曰萍次曰葭皆育于外

家娶之蘭溪楊氏江南臣附楊氏以三子歸于京師葭先卒萍

寢長恩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為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宣政使故通政府君先三世以司徒貴顯被褒贈通政府君未及仕而遽卒夫人所生子曰愛穆柯蚤以門功入備宿衛受知

今天子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遷朝列大夫副留守乃用著令追命通政府君以今官階勳爵而夫人從封潁川郡太君夫人幼秀慧善女工能誦孝經論語孟子而知其大義事通政府君甚恭謹居喪無違禮撫其孤慈而嚴每謂陳氏故宰相家不宜令子弟廢學至粥簪珥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內外無間言平居刻意於梵典日誦法華金剛諸經蒞居後以靡他自誓因斷髮為比丘尼事聞 官掖賜名淨行俾祝釐於內祠歲給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冬十一月俄感微疾九年夏五月疾亟遂以其月二十五日終於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

十有三子男一人即愛穆柯女一人曰娟亦為比丘尼居禁

司徒有子曰連幼孤夫人鞠之如己子至是同愛穆柯奉柩至南 以十年春二月某日合葬于蘭溪某鄉其原通政府君之

初夫人屬疾 朝廷宣醫診視相繼於道於其葬也

上命賜賻楮幣五千緡 中官所賜半之前葬愛穆柯使達以

狀來曰維吾母生有淑德克配君子遭家多難而能曲全婦道

陳氏之不墜其宗者吾母實有力焉不可無以昭示于後嗣幸

序而銘諸潛不敢辭謹據狀所述為之銘曰

猗歟夫人素蘋相門溫國之子司徒維養乃於其間不有職仕

九原莫作舟移於壑藐茲遺孤其將焉託夫人守義斷髮自誓

保之育之俾承先志通觀其成克有列位假 疏榮夫人是膺

翟菲以朝日侍內廷弗居其有委命真垂順寂而逝不留不處

哀動中宸計聞宮亡卹典所加便蕃錫予天輶南邁葬從夫君  
銘以昭之刻于貞珉

宜人賀氏墓誌銘

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杜公之配曰賀氏以恩封宜  
人有子曰凱為察院書吏因就養於金陵至正八年九月二十  
六日卒于寓舍年七十有二凱等奉柩葬于城西仍自東里啓  
御史公之殯合窆焉爰以書及新安唐君之狀來謁於予曰凱  
忝承先人之遺祉獲從事於臺府休沐之日吾母必切切以先  
人平昔貞白之操加焉凱之無所肖似而不至大缺失者  
吾母伸先人之教所致也今吾母已矣不可無以垂示後嗣  
昇之銘按狀賀氏冀寧之榆次人先世俱晦迹弗耀宜人生有  
淑德稍長能誦四書年二十父母擇所宜與得御史公而歸焉

御史公諱贊字文美與賀氏之家居同里少孤能自植立負材  
氣而篤於學以節義自期見稱諸公聞其教授於鄉學者多負  
笈而至宜人主中饋尊賢禮下舉中其度而不過乎儉每以不  
逮事舅姑為憾歲時御史公脩其祀事惟謹御史公之作父  
伯母俱在堂宜人奉之甚至處妯娌以和諸姑及笄而貧不能  
嫁則脫簪珥發篋以與之無所靳宗黨有困乏必厚其周給  
里中婚嫁失時者數家資其助尤多其孝弟慈天性然也御史  
公用集賢大學士郭公御史中丞冀公薦召為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會京師大疫猶子甚證危甚家人懼傳染莫敢近宜人曰  
死生有命詎忍坐視其斃耶乃躬治粥藥調護之訖賴以安御  
史尋入為椽中臺歷燕南河北山南江北兩道憲司經歷遂拜  
御史之命宜人之旅有來謁者輒止之曰杜君以文學起家以

廉介取知王公大人勿以我故損其名夫名猶水也覆則不可收矣幸先諱為人服其有識御史公在官歲餘終于位宜人號屢絕不數日髮盡白髮居去鄉并遠雖食貧而教其子不廢皆至于成人初宜人歸御史公未幾因宴集得金釵於座隅遣編詣所親問誰所遺母黨王氏方疑其侍婢葦之幾死釵出婢乃免家童執燭誤焚紙帳諸子怒曰明當撻汝宜人亟呼來前撻而諭之使去曰奴輩愚昧不即撻竟夕恐怖必生他故其慮事之遠如此宜人方無恙時凱忽語人曰夜夢地震而室傾坤道母象也兆見於夢奈何既而宜人果邁疾凱忘食廢寢衣不解帶幾兩月疾竟不可為臨終戒諸子謹守先訓而勉諸孫以力學且令居喪勿用俗禮言畢而逝子男四人長矩周廢入仕今為某官次倫楚鳳州儒學正前卒次即凱由江東福建浙東

三憲司書吏升居察院次愚汀州路寧化縣北安岩巡檢女三人皆早卒孫男七人女三人唐君之言曰世有賢如御史公而不得宜人之賢以媿其德者十百也以御史公為父宜人為母而不得如凱之賢子以趾其美者千萬也子是用考其三從而得其可銘者而銘之銘曰  
 內言不出孰得而稱觀夫所從善乃可名惟時令淑相其夫子恪共憲度正直是履教悔爾子不替其承乃纂其緒乃鴻其聲作為銘詩用垂貞則表于丘墳昭示罔極

宜人陳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東陽胡先生之夫人陳氏同邑甘泉鄉太平里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業儒母徐氏夫人生三十有七年歸故氏以先生貴封宜人年七十有六以至正六年正月四日卒

子瑜卜以九年十二月某日奉柩葬其鄉之履善原前葬以狀  
來謁銘瑜之言曰

國朝之取宋也其將相大臣擁度宗二子由尋入闕大軍追之  
多所殺戮羣盜乘時竊發吾邑被禍尤酷外祖扶老携幼避匿  
山谷間吾母時甫六歲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左右外祖二女  
長陷於兵惟吾母在側尤所鍾愛必欲擇名士與之未及其  
志而外祖外祖母相繼淪謝吾母悉出所儲奩具以治喪親黨  
莫不稱其孝吾父之前夫人生一女而沒未有適嗣聞吾母賢  
乃聘為繼室越十年而瑜生吾父以儒學起家入通朝籍在外  
之日多家務皆吾母綜理之吾父所以得遂其宦遊而無後顧  
之憂也吾母視瑜兄璋如己出未嘗以適度為副及吾父將以  
貲產付瑜兄弟執請中分之人以為難瑜幼多疾吾母撫育備

至須其長而教之聞瑜知親師取友則喜見顏色吾父久留京  
師亟為瑜授室瑜初得一女以未有子為憂及瑜構新居于邑  
中以奉吾母而瑜連得三子喜不自勝吾母貌豐厚而志恬靜  
不妄言笑自少見外祖母勤於女工習之不忘瑜間嘗進而言  
曰家幸粗給饘粥有妻媵以任縫紉何自苦為吾母曰不然女  
工猶士之為學不可以貪富少老為異苟不自力何以率下乎  
吾母幼通書晚好佛者之說置像設而事之甚謹卒之前三日  
適當歲旦姻戚來致賀笑語終日及屬疾呼侍婢秉燭起坐索  
湯啜之兒婦輩亟往候視迎醫甫及門則已逝矣時瑜適往省  
吾父聞訃南奔抵家已五閱月攀號靡及忍不即死以圖不朽  
惟子其念之潛與太常先生學同志居同里又備員史館為同  
僚託斯文之雅故五十年猶一日其能忽然乎先生名助字履

信別號古愚父諱某宋迪功卽今贈承事卽祕書監祕書卽先生兩為儒學教授兩入翰林國史院為編修官遂以承事卽太常博士致仕年踰七表耳聽目明壽考未父子男二人璋居長而瑜為適瑜用廢入官今為某官女一人適陳樵孫男女合十三人璋三子曰應文應元應申二女瑜三子曰朋壽端壽奕壽五女序而銘之于以紓先生之懷且勉瑜兄弟使益謹其承以申罔極之報也銘曰

吁嗟夫人尊尊之勤厥富之義鳴鳩之均克謹所從宜享其報荷天之寵于光有耀播諸銘章慰其夫君亦勗其子速其仍昆

危母歐陽氏墓誌銘

金溪危府君之夫人歐陽氏也為廬陵名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弗仕母趙氏宋室女夫人夙聞庭闈之訓能自謹飭年

二十有四歸危氏府君諱安素清貧夫人躬井臼米鹽靡密之事佐之持其家三十年如一日內外無間言府君寢疾夫人治粥藥連旦不寐府君既不起夫人居喪舉必中禮盡鬻其衣服以共葬祭撫育其孤子昇至於成立外家世蓄瘍醫良方夫人悉取以授之藝成俾出遊四方以廣見聞而昇不忍去膝下夫人察其情乃與之俱至京師昇稍出其術效驗如神隱然名動公卿間有奇疾必以禮延致之因資以具甘旨夫人居而安焉每謂昇曰古語有云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聖人善之汝其守以為戒臨財慎母苟得由是昇之所赴無貧富貴賤必盡其心重紀至元之四年八月癸酉夫人忽告昇曰我將逝矣汝勿以我故亟歸尋復徧詣鄰家及親戚之在京師者言當永訣後二日乙亥沐浴更衣而化得壽六十有六昇哀毀過情遵遺命



留京師至正三年御史有知昇者列薦于太醫院較藝中式而  
以名聞被 旨補承應太醫歲時 幸羣臣扈從未嘗不在

其間八年 詔復其家九年六月壬子入見于 慈仁殿

復被 旨并御診太醫祿足以豐其養而夫人不及待矣昇

將奉柩還金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前期以狀來

謁銘始予識昇於 灤水之陽觀其作止雍容恂恂雅飭意其必

好脩之士而寓迹於醫及考狀所述乃知皆夫人之教也是宜

銘夫人有子男一人即昇女四人長適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

次適洪某艾某傅某孫男一人充閭女一人銘曰

于嗟夫人遠從其子教之誨之俾有祿仕如種既獲如炊既熟

委而弗食悲離風木返柩故山崇崇三墓庶承茂恩用表封樹

吳母趙氏墓誌銘

金華吳君元圭之配夫人趙氏宋宗室女於奉悼玉為九世孫

曾祖時中將作監祖若蘭知徽州婺源縣丞父嗣問未及仕而

卒夫人少孤鞠於伯文年二十歸吳君吳君之家故為著姓族

大以蕃即所居地望號靈岳吳氏至元間江南甫定盜賊竊發

不時吳君困挈家入依城郭賴夫人佐之勤儉家日益裕內

外屬於慶吊之事有不能辦者多取給焉吳君之在疾也夫人

共養營救有過人之行宗黨為之稱歎不已吳君先夫人十有

八年卒諸孤尚幼夫人躬率之治地于惠日鄉石塘以葬凡喪

祭無遺禮其後諸孤由夫人教成至於成人婚嫁之事既畢夫

人自謂可以少佚其老而天不假以年泰定二年某月某日以

疾卒得壽六十有四子男三人曰大同曰天驥曰師夔天驥嘗

為慶元路儒學錄尤好學而有文女五人婿曰某孫男若干人

女若干人大同等以至順三年十一月甲申奉柩葬于靈岳先  
墓之次距吳墓三十里所前期天驥以書來謁銘天驥與予結  
交文字間為最久不得辭也銘曰

貴胄而無驕發居而有守是為吳氏子之賢母安茲吉壤永託  
爾後水榭木困銘也不朽

外姑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革潛屬以職事走鄞江  
上法不得為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  
陽以訃至鄞潛既為位哭且使致奠已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將  
以十有一月丙申改葬我顯祖考昭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黃  
氏我顯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于縣北甘泉鄉我叔祖湖南轉  
運使煥章府君墓東南之唐塢而以吾婦祔焉若能為我銘其

下棺之石猶淮執紼也嗚呼夫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為發之

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同之從曾孫女曾夫父諱某大父諱某

父諱某母諱某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翦製纓結事年

二十歸王氏外舅用煥章府君蔭補將任郎兩家門戶方貴盛

夫人自處卑約未始以侈靡驕縱有所缺虧速德祐內附外舅

既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路麗水縣主簿復避不就家日益落

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宴娛無異處貴盛時

臨終不廢櫛沐夷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

復女五人婿曰黃潛李潛何涓呂潮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墳

潛不敏無能褒叙今淑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

猗歎夫人承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斃泰吾不壹約不啻曰婦之

吉恒其德適爾祖姑返立宅勒銘方珉銘罔極



